

霍衣仙  
王頌三  
編著

新編  
高中  
中國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

華南人文

南方人文研究所

霍衣仙  
王頌三  
編著

新編  
高中

中國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



478206

19. 3. 31

新編 中國文學史目錄

霍序

第一章	詩經本論	一
第二章	楚辭本論	一八
第三章	先秦辭賦及散文運動	三三
第四章	兩漢樂府及民歌	三五
第五章	五七言詩起源及流變	四七
第六章	建安三國文學	五八
第七章	兩漢辭賦及散文運動	六六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	六九
第九章	魏晉文學	八一
第十章	南北朝文學	九〇
第十一章	魏晉南北朝小說與文學批評	九八
第十二章	唐代的詩歌	一〇一

中國文學史 目錄

二

- 第十三章 唐代的散文樂府傳奇……………一一八
- 第十四章 唐五代的詞……………一二五
- 第十五章 唐五代的俗文學……………一三七
- 第十六章 宋代的詞……………一四二
- 第十七章 宋代的詩文話本……………一五四
- 第十八章 遼金的詩歌院本……………一六一
- 第十九章 元代的戲曲……………一六四
- 第二十章 元代的詩文話本……………一七四
- 第二十一章 明代的傳奇……………一七七
- 第二十二章 明代的小說……………一八二
- 第二十三章 明代的詩文……………一八四
-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小說……………一八五
- 第二十五章 清代的傳奇……………一九〇
- 第二十六章 清代的詩文……………一九二
- 第二十七章 當代文學總論……………一九六

## 霍序

近年來各書局出的文學史的專書，真是汗牛充棟了。論其得失，不外下列兩項：

(一)文學定義的廣狹：廣義的文學定義，是以章太炎的：「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見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爲代表。這種定義太廣，範圍太汎，使文學史與學術史文化史不分，現在已不適用了。在三代時，「卽學卽文」的說法，是這種錯誤定義的遠原。兩漢「文」學始分，六朝「文」筆有別，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於是經史子集，才判然別居。最早的狹義的文學定義，是以蕭統的：「事出乎沈思，義歸乎翰藻」(見昭明文選序)爲代表。最近的狹義的定義，是以詩歌小說戲曲爲主，間附以辭賦及散文。

文學是人的情志活動的結晶，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思想有永久普遍的興趣。文人爲了抒發情感而創作文學，爲要激動情感而鑑賞文學；單只宣洩了自己的情感，而不能激動鑑賞者的情感，都不是好文學作品。廣義的定義，治文學與學術於一爐，如經子純粹是學理的發揮，史只是偏於歷史的記載，那末失掉了動人的魔力，還稱得是什麼文學呢？至於狹義的定義，所謂詩歌小說戲曲散文辭賦，也有平民與貴族的不同。所謂平民文學，(如小說戲曲樂府民歌，及一部份文人的詩。)是因爲吾人受山川清淑之氣，見水石林木之勝，景象萬千，無美不收，於衣食溫飽之餘，有時想暢發其幽思，抒寫其印

象，製成種種精神上的產物，這是「由咨嗟咏嘆而出之」的，才是真正動人的文學作品。貴族文學，（如一部分的詩歌及散文辭賦，因為拘泥于「發乎情止乎禮」，或「文以載道」的成見，又因為政府以祿位為餌，獎勵人作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的辭章，這種作品是由藝術（或辭藻）粧點而成，汨沒了文學的真，在形式及韻律方面，雖說發揮到極致，然而這種桎梏，却足以制文學於死命而有餘。

本書的敘述，是採取狹義的說法，而於狹義之中，又以平民文學為主，以貴族文學為輔。

（二）縱的編制與橫的編制：過去編文學史的人；有採縱的編制法，以時代為經，以作品的種類為緯的。先論歷史的時代沿革，然後取每一時代的特長來論列。這種編制法的首創者，是清代焦循，他說：「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則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由宣統二年林傳申的中國文學史以來，頗多採用這種縱的編制法。橫的編制法是以種類為經，而以時代為緯。例如先討論文，由最早一直說到最近為止，然後再討論詩詞戲曲小說等。文學概論多採取這種橫的編制法。縱的編制，易於瞭解文學的流行，橫的編制，便於熟悉文體的變化，各有特長，未可偏廢。

文學是隨時代而變遷的，時代的變遷不一，文學的流行亦因之不同。文學應該與時代精神互為表裡，每一時代文學的造成，以時代思想為淵源，以政治影響為輔導。論到中國文學進化的演變，似螺旋而不似直線，似波浪而不似階級。就某一斷代論，有時似進化，有時似退化，但就上古以迄近世，

統觀全體，則覺有進而無退。某一時代之退化，有時是促成未來反動的猛進，由先秦以迄有清，都有線索可尋。

本書的敘述，是採縱的編制法，但與焦循的主張不同。八股在刪除之列，辭賦居於次位，仍是以真正代表時代的平民文學為主。如先秦的詩經及楚辭，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民歌及五言詩，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加以重要的敘述；而各時代貴族的正統文學，只在附論之列。這樣指示學子一種研究文學史的法門，對於各方面的知識，都加以主要與次要的介紹。

研究文學史的方法：研究文學史的方法，分言之有歷史法，傳記法，批評法三者。歷史法是就歷史的眼光來研究文學，注重在文學縱的歷史的演進；傳記法是敘述每一作家個身的遭遇，及其一生文學消長的經過；但以上二者，都應當出之以批評的態度；而傳記法是作家個人橫的歷史，又可包括在歷史法之中。

本書的研究，就是三法兼用：敘述文學歷史時，將各時代政治社會背景，對於文學的影響，都加以簡要的說明；敘述每一作家的作品時，更注意他所受時代背景的影響；同時用批評的眼光，予每一時代的作品，及每一作家的作品一種新的評價。

中國文學史的流變：文學是個人思想的表現，同時也是時代潮流的結晶。中國有四千年悠久的歷史，同時是許多民族集合的國家，語言文字是唯一締結民族的要素。中國古代南北民族的代表作，是



詩經和楚辭，以前的作品，真偽混淆，有的還不得稱爲文學，所以本書先從這裡說起。到了漢代是中國正式的大統一時代，立國又最久，因爲君主的獎勵，所以貴族文學平民文學都很發達。漢末魏晉六朝之頃，天下紊亂，北方遊牧民族侵入中原，舊有的統治者退集南方，所以南北朝時代的文學，南朝的貴族文學，由趨向駢麗及講求聲律，漸走到美文的末路，而北朝叱咤嗚咽的文學反而盛行。唐朝是城市商業發達的國家，雖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矯正六朝文風，提倡古文，但總不及描寫佳人才子風流韻事的傳奇，及有井水處名士妓女都可歌的新樂府詩歌發達。北宋是完全承繼唐代的國勢，所以優人妓女歌唱的抒情詞曲，較唐代更爲自然而通俗化。南宋半壁偏安，時受女真民族的壓迫，於是由婉約的作風，變而爲陸放翁辛稼軒一派悲歌慷慨的豪放作風了。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原，於是新民族的新作品——元曲——格外發達，是過去文學所未發見過的文體。明代雖說驅逐了蒙古民族，但因國政廢弛，又加以厲行科舉，正統文學殊無足稱，只有民間流行的小說尙發達。北方的新興民族滿清，征服漢族後，朝章國典大都沿明之舊，所以貴族的傳統文學及民間流行的小說，都和明代是一脈的流傳。清代文人，受文字獄的箝制甚深，不得已埋頭故紙，清算過去中國學術史的舊賬，其成績堪稱空前，正統文學是一味承襲前人，毫無創見。自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入，政治方面及思想方面，都發生根本的動搖，於是新民國與新文學運動，就結束了過去千年的專制政體，及貴族的正統文學，而有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的到來。再看看民國二十餘年間，我們有五四運動，是新文學的啓蒙

時代；五卅運動前後，是新文學的全盛時代；北伐戰爭以後，是新文學的變革時代；由九一八到了最近，可說是到了消沉時代了。現時國際風雲，險象環生，中華民族的國運，在風雨飄搖中，將來是沉淪？抑或復興？是我們最關切的事。文學是時代的前驅，我們要等候這一般領導時代邁進的新文學家的到來。

現在關於本書尙有數點應該聲明：

(一)本書是爲高中學生用作課本的，每週以二小時計，每小時約授二千字，一年以授完十二萬字爲限。此外還有一本最近二十年文學史綱，(北新版)作伸縮補充的材料。

(二)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許多疑難問題，人言人殊，本書對於這方面的問題，都作一精密的簡要考証。一方面給學子一種真的知識，同時也可指導他們作一種考証真僞的工夫。

(三)本書的附本，是採用北新活葉文選，由詩經一直選到近代。本書未列的徵引，多半見於文選中，這本書應該與文選相互爲用。

限於種種關係，本書的完成，當然還不是理想中的標準。現在謹獻這本小書，以就正於方家及讀者之前。

一九三六，七月。衣仙於廣州

第一章 詩經本論

詩歌的發生

文學是人類思想的表現，按照世界文化史來考察，一種民族，在有了語言的時候，看到山川的美麗，和覺到個人心理的悲歡離合之情，便知道發生合乎自然音節的咨嗟詠嘆。所以毛詩大序上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也說：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自己焉。」這都是說人生而有情感，有動於中，便發抒於外，詩歌便是人類的情感自然表現。惟其「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於是在世界民族中，一切有韻的詩歌，便發生在一切散文之前了。

向來論中國詩歌發生的，往往託之於邃古，相信呂氏春秋上所說：「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闕」的話。於是由伊耆氏蜡辭起，直推到後來的夏商及周初的一切謠辭。然而所依據的書，多不可靠，實在令人難信，在這裡我們不願討論它們的真偽，爲免除糾紛起見，一概不提。

古代文化，是以黃河流域爲中心，在北方，平原遼濶，生活困難，既無高山大川，以啓其奇偉之

思，更因終日耕作，始得溫飽，也無暇去優遊遐想，於是產生出一種樸實的實際文學。當時人民的生  
活，不外兩種：一求衣食的滿足，一求性慾的發洩。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  
說：「食色性也。」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人民既是受着兩種動力的催迫，所以發之於詩歌的，也不外這兩種思想。滿足後的欣喜，失望後  
的悲哀，於是人生的悲喜劇便開始演奏了。自古代謠辭上去考察，也不外乎這兩種思想。因為他們都  
是平民，直接訴出心中的情感，不求粉飾醜惡，也不求歌功頌德，以得王公大人的歡心，他們只是訴  
說自己的心事，這種質樸的作風，都保存在古代詩歌裡。

時代愈後，人類也愈虛偽，於是作偽的成分也愈多；個人心事，因為受環境的制裁，不肯赤裸裸  
的表現，而假惺惺的阿諛頌贊的文章，反而多起來，其實這些全是說的違心話，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  
，也竭力避免着少提。

### 詩經的作者問題

詩經以前的詩，沒有流傳下來，現存之詩經以前的詩，全是偽作，所以我  
們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由詩經說起。

詩三百篇的作者，大都是無名作家的作品，國風裡所收的詩，是太史採集的民間里巷歌謠，而重  
加修訂的。所以關於作者問題，雖說有一部分依稀可以考定，但也是臆度之辭，大多數的作者，姓名  
是失掉了。雅頌裡所收的詩，也間有採自民間的，然為數甚微，大部分是當時文人雅士，和樂工所製

的辭，有的作者可以考訂，但多數的作者姓名，是無從考釋的。至於當時作家，爲什麼作詩不署名呢？據徐林說：

『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閻，採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成於自然者也。』

由此可知三百篇的作者，多半是受着自然情感的催迫而成，並非有後人「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流傳後世的意思，只是唱出心裡的喜怒哀樂的情感就得，所以不惜用了當時的白話，赤裸裸的訴出心底的情感，絕沒想到在後世留什麼名的。惟其如此無所爲而爲，所以寫出來才能情感真摯動人呢。向來論詩經的，都搬出「刺」「化」「正」「變」的種種偏見，所以也把詩經解釋的歪曲了。崔述說的好：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卽木瓜之「永以爲好」，來必非「溯游」「繫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芣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王代叙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芣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乎！天下

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勝道哉！」崔述這段話，把古人以「正」「變」來解詩的理由完全駁倒了。

詩經中最好的部分是抒情詩，其次是敘事詩，缺少的是描寫山水景物的詩，最糟的部分是贊美神的詩。神之贊美，有近阿諛取媚，北方因為缺少美麗的山水，生活又太樸實，所以缺少好的寫景詩。惟有抒情詩，小百姓只管道出心中的情感，不管什麼懷春有傷風化，淫奔有踰閭防，想得到就寫得出，如此方是文學的上乘。論詩的人，勉強以「刺」「化」來曲解，未免有失詩之真義了！

### 詩經的時空問題

三百篇的詩經，就空間來說，大部分不出黃河流域的範圍，鄭玄詩譜列十五國風的地域如下表：

周南召南——雍州（今陝西北部）

邶鄘衛——冀州（河北之南，河南之北）

王——豫州（河南洛陽一帶）

檜鄭——豫州（河南中部）

魏——冀州（山西南部）

唐——冀州（山西中部）

齊——青州（今山東青州一帶）

### 十五國風地域表

陳——豫州（河南東南部）

秦——雍州（甘肅南部）

曹——衰州（今山東曹州府）

幽——雍州（陝西北部）

十五國風中，周南召南，應當屬於楚風，在長江流域（說見下文），其他的完全是在黃河流域。

在時間方面來說，最早的在西周中葉或未葉，三百篇完全是周人之作，有的人以為商頌是商代作品，產生時代較早，其實是錯的。商頌乃周代宋人的作品，魏源在詩古微中，曾舉出三個證據，說明商頌非殷商故物，而是周代宋人的作品，其中如楚在春秋僖公二年前稱荆，以後始稱楚，殷高宗時，即有伐楚的記載，顯見得是僖公二年後的作品，正是宋襄公時代的前後。

王國維更考証其說，謂以商頌為商詩者，始自毛詩序：「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邢為首。」而韓詩則以商頌為宋詩。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亦說，「駟案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結論說，商頌乃周代中葉宋人所作，美其先王之功德，正考父獻於周太師。此說亦頗近理。

此外更有說是尹吉甫作的，乃是根據揚子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一語，不知法言作

品較後，此說亦近牽強。

錢玄同則反對王說，不承認商頌是西周中葉，宋國人的作品，所推時代更後。商頌文筆，亦非常暢達，絕不似很早的作品，是可斷言的。

總結魏王錢三氏的考証，商頌大約作於宋襄公時代的前後，大概可以成立的。何況近代殷虛卜辭發現，就稱謂，祭禮，文物，制度上考証，商頌多與周代相同，不與商代同，也是一個「商頌是周代作品」的鐵証。那末請看下表好了。

風

豳風——較早在公元前一千年。

檜風——公元前八〇〇年前。

秦風——公元前八〇〇——七五〇年間。

王風——公元前七五〇年。

衛風（邶鄘在內）——公元前七五〇後。

唐風——公元前七四〇年左右。

魏風——公元前六六二年前。

鄭風——公元前六六〇年。

曹風——公元前六四〇年。

經詩產生時代表



〔陳風〕——公元前六〇〇年。

小雅——東遷前後。

大雅——西周盛時。

周頌——約當周武王時。

魯頌——東周。

商頌——東周（宋襄公時代）

南——周南召南（東遷以後）

詩經產生的時代，大體算是決定了，至於三百篇，實在是當時很重要的一部書，所以孔子教訓學生的時候，就說過：「不學詩，無以言。」因為詩經是當時的一部社會學，讀了它就可以知道各國的風俗人情；不學詩的人，就只好「無以言」了。

至於周代能够產生詩經那樣的名著，其原因：

（一）文明進步 古代是野蠻社會，人民無識無知，到了商朝，也只有卜辭那樣簡單的文字，周代漸漸脫離野蠻時代，典章文物，規模漸備。所以詩經裡的作品，小部分是西周作品，大部分是東周人所作，也是因為越後來文化更爲進步的原故。

（二）時局影響 詩歌是達意表情的工具，周初建國，社會尙稱安寧，人民生活舒服，所發表的作

品也就少了。東遷前後，諸侯跋扈，戰亂不絕，人民直接間接所受的感觸很多，同時人民的生活要求，也較前更爲複雜，所以詩的產量也就多了。

(三)詩的採集與選集 禮記王制上說：「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時周之太史，專掌採詩之責，其他各國，大都有史官來採集。所以列國的一切歌謠，由各國史官採集之後，由周之太史總其大成。因爲經周太史的總編，由他個人主觀的見解，所以就有選的多少，和完全刪掉的偏見，這是現在只有十五國風，而量的多寡也不同的大原因。至於古籍中，關於採集的紀載，漢書藝文志說：「故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食貨志也說：「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政府既有專司採集的人，所以詩經就很容易的輯成了。

### 孔子的刪詩問題

論孔子刪詩的第一個人是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裡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是說孔子把古代三千多首詩，刪其重複，取其可以施諸禮義的，共剩三百五篇，司馬遷以後，漢儒多附會此說，於是孔子刪詩之說，便根深蒂固起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又在禮樂志上說：「

古者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都是說孔子刪詩的有力主張。到了歐陽修的時代，不但說刪詩實有其事，而且也探索出孔子刪詩的方法來了。

他說刪詩的方法是：「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又說刪詩有篇刪其章的，如棠棣之「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說他以室爲遠，有害兄弟之義，因之刪去。又有章刪其句的，如君子偕老之「衣錦尙綢，文之著也」。孔子說他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因之刪去。又有句刪其字的，如南山之「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孔子以「能」字害意，因之刪去。

孔子刪詩之說，雖有人竭力主張，但自漢以來，並不是沒有人懷疑過，不過到崔述時才算把一團疑陣打破，他在讀風偶識裡反駁得好：

「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聲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只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

方玉潤在經詩原始的詩旨裡說：「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九。若云刪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之詩，皆曰三百，而不聞三千說耶？」朱竹垞也有主張，

根本反對司馬遷古詩三千首之說，方玉潤又推出司馬遷立說的根本錯誤，在詩經原始的詩旨說：

「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刪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之樂，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缺失次，夫子從而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刪于其際也。」

鄭樵也反對刪詩之說：「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之所刪，不容十去其九。」這裡提到逸詩，那麼就將反面的理由，也對舉出來，以資參証吧。

歐陽修是根本主張孔子刪詩說的人，他也根據逸詩甚多，便說是孔子曾經刪過詩經，他說：

「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圖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這裡所說的逸詩，就是不見於三百篇的詩，這一部分，既經孔子刪掉，當然是無價值可言。但這裡又有矛盾了。

論語記孔子的話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既然他的志願是要維持風化，何以在詩經裡，還保存着桑中等許多的情詩呢？既然要保留情詩，爲什麼偏要刪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等情詩，反而又情不自己的，在自己言行錄——論語——中，又引証它呢？這種矛盾的現象，怎樣替孔子來解說呢？

總之，所謂逸詩，產生的背景，與三百篇的詩相同，或因時地的關係，沒有被選入詩經裡，但是仍然傳誦民間，在史冊上，這才窺到他們的斷章殘句。孔子根本沒有刪詩，他曾致力於詩經的研究與鼓吹，倒是真的。逸詩決非孔子所刪，否則以上刪詩標準的矛盾，將何以自解呢？

以上所論，孔子未嘗刪詩之說，也可成立，關於孔穎達，顧亭林，江慎修，趙翼等反對孔子刪詩之說，就略而不論了。近人錢玄同，不但反對孔子刪詩之說，連孔子編定詩經，也加以懷疑。他說：「詩是一部最好的總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的詩，大部分是東周的詩。什麼人輯集的，當然無可考証了。至於輯集的時代，我却以為在孔丘以前。孔子說：『詩三百』，『誦詩三百』，則他所見的，已是編成的本子了。」這是疑古派中更為有力的主張。

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此也可見三百篇的定本，似乎是古已有之，孔子未曾刪的。

### 總論三百篇

詩經既經孔子鼓吹過，他又是一位大野心的思想家，要把一切學術，收攏在他的儒教思想之下，所以在誇大詩經的功用時說：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同時教訓學生說：「小子！何莫夫詩？」論詩對於執政者的關係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他簡直的定詩經與修齊治平是有關係的聖書了。

後世儒者，根據此義去發揮，所以拿他列成經書之一，在過去有莫大的權威。至於他造成如此獨尊之局的，不外以下數種原因：

(一)材料可恃 中國最早的詩歌，無論他材料是真是偽，然而內中究有許多非純文學作品，就可恃的經書而論，只有春秋與詩經，疑古者還找不到多少偽作的證據。

(二)體裁豐富 詩經集四言詩的大成，但那長短錯落的辭句，也有由二言到九言的變化。二言如「祈父」(小雅祈父)，三言如「綏萬邦，屢豐年。」(周頌桓)，四言太多，不必舉例，五言如「誰謂雀無角，可以穿我屋？」(召南行露)，六言如「我姑酌我金罍」(周南卷耳)，七言如「尙之以瓊華乎而」(齊風俟著)，八言如「八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風七月)九言如「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大雅澗酌)都是。材料方面，如戀愛，政治，農事，祭祀，無不兼收。

(三)描寫入神 論到詩經的描寫，由文心作者以至清代王漁洋，都有贊美，這裡不用多引了。

詩經既是民間的文學，這些里巷歌謠，並不包含什麼深奧的哲理，和倫理道德的意味。無如歷來學者，受了「思無邪」見解的影響，明明是相思戀愛的詩，偏要說成「美后妃之德」，明明是小百姓抒發性靈的文章，硬拿禮法的眼光去評衡他，可笑的附會與曲解，把詩經的真價值完全埋沒了。

本文多論詩經抒情部分的作品，(因課本所限，不多引証，留作課室補充。)因為我愛這些真實的寫出自己熱烈情感的文章，這種毫無粉飾的直抒胸臆的作品流傳，賜給了我們一些不朽的光榮遺產

。因爲作者多，作品的風格，美不勝收，在藝術的趣味上，也是各極其致的。

向來論詩的，多以「溫柔敦厚詩教也」作立場，在體例上分「賦」「比」「興」，更在其中各有偏重，其他還有什麼因襲的「六義」「四始」等說法，我以為這樣，都不能解決詩經本身的價值，所以就文學的眼光，來評論它的價值，一切舊的說法，完全打破，這是本文的特異之點。

詩經的本身，在過去實有絕大的權威，但我們不必拘泥，說它一定空前絕後，就描寫的技術，和雋永的韻味，以及聲律的自然，一切都鑄定它在文學史中高貴的地位，我們就去賞鑒詩經裡邊的寶藏好了。

詩經的三頌二雅，多出於文人雅士及樂工之手，國風部分。又因爲二南與楚辭有莫大的關係，所以先把二南的原委說清，以作第二章的張本。

### 楚民學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前人多承認是風，其實二南是獨立的，且證明它是楚風的。在小雅上，有雅南並列的句子，如「以雅以南。」在毛傳上，以爲是南夷之樂，鄭箋則以爲是舞名。直到蘇轍，始分之爲二南，南宋的王質程大昌，又繼承其說，於是二南獨立的問題，便漸被確定了。

十五國風，除周南召南，看出是南方人的作品，其他的都是北方黃河流域的人所作的。過去的人，往往誤以二南，爲周召二公化及南方，從那地方才採集了來的。其實如果是德化所及，而形之吟咏

的詩，那末何以在二南中，反多男女相私的情詩呢？可見所謂德化所及的講法，也是說不通的。

按鄭玄詩譜說：「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鄭賓字解釋說：「山之南曰陽，水之北曰陰，今鄭氏謂岐山之陽，可知是岐山之南了。岐山之南，即是楚地了。」其實二南爲楚地，爲風始的原因，鄭樵在通志上早就說過：

「周爲河洛，召爲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但鄭樵以後的人，多半泥守舊說，不肯承認周召二南是獨立的楚風。林艾軒不但承認他是楚風，而且說出它和離騷的淵源，立論更是精闢。証之近日詩經與楚辭的關係是益信的。他給宋提舉的書說：

「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並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騷。」這種論斷，較之近代人如胡適等的主張，更爲積極。証之二南之用語與地名，亦頗與楚辭相近，那末鄭林二氏之論，是不容不相信了。

在十五國風中，前人以爲是淫詩的，如今是被稱爲社會上一般男女，最好的抒情詩了。在國風中，除鄭衛二風外，連有關雎，漢廣，野有死麕，那類帶着誘惑性的詩，也被稱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說什麼「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這樣便把一些最好的抒情詩，弄得莫名其妙了。

### 詩經的分類

現在毛詩的次序，分類如下：



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以上爲舊說，新說二南是獨立的，依陸侃如的考訂，其他國風的排列如下：

詩經

豳檜秦王衛（舊說以邶鄘衛並稱，因邶鄘多歌衛事，便邶鄘謂鄘爲衛之屬國，王國維考証邶鄘二風有目無詩，可知邶鄘二風實亡，今冒名的乃是衛風）唐齊魏鄭曹陳

雅：小雅大雅

頌：周頌魯頌商頌

以上所列的風，多抒情詩，雅多敘事詩，而頌（訓容）則多宗教讚美詩。再就風雅頌三大類的詩，鄭振鐸區分爲下列的三類：

詩經

詩人的創作：（雅居多）如正月，十月，節南山，嵩高，蒸民等。

民間歌謠：（風居多）戀歌（靜女將仲子中谷等）結婚歌（關雎桃夭鵲巢等）輓歌及賀歌（蓼莪螽斯麟之趾等）農歌（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其他。

貴族樂歌：（頌居多）宗廟樂歌（下武文王等）頌神樂歌及禱歌（思文雲漢訪落等）宴會歌（庭燎鹿鳴伐木等）田獵歌（車攻吉日等）戰事歌（常武等）其他。

這種分法大體近是，不過還應當加進諷刺社會類（如伐檀葛屨園有桃碩鼠鴟鴞等）戰歌（如小戎等）鄭氏把關雎列入結婚歌，依我看還是列入戀歌好，甫田列入農歌，其實完全是情歌。不必詳論了。

## 總 結

國風產生的時代背景，及作者問題，時空問題，以及孔子刪詩問題，大略提說了一下，至於詩經本身的評價，就以上所引的文章裡，也總可以看出來。現時再說他對於以後文學的關係，作為本章的緒論吧。

(一) 為後代平民文學的先聲。國風是來自民間，其影響所及，楚辭的九歌，和漢魏六朝的民歌，都是一脈的流傳。至於雅頌中篇章的整飭，又是漢代辭賦的始祖。可以說後代的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都受着他的影響。

(二) 國風的二南，顯示出楚地人民文學的天才，由此繼長增高，於是繼三百篇而產生了離騷的偉作，由離騷空靈飄渺的文學，影響到南方富於玄想的文學思想。

(三) 古代典籍，所存無多，藉着三百篇的民間歌曲，使我們認識了古代人民的生活狀況，可作一部社會生活史看，不能不說是一部最好的文獻。

總之詩經的好處，是不容諱飾的，現時讓我們考查續三百篇而起的楚辭時代的文學罷。

## 附論頌詩雅詩及六義四始

頌詩：是用在宗廟祭祀的，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是最好的註解。三頌俱周人作（商頌為周人作，說見前），文辭整飭，動言鬼神。周頌商頌多用以告於神明，魯頌則

多善頌善禱。大致與後世樂府之郊廟歌同流。論其文藝價值，形式既屬勉強幼稚，內容除談天說鬼，歌頌列祖列宗的功德以外，殊無足稱。其所以稱頌的原故，鄭樵說是：「初無譏諷，惟以鋪張聖德而已。」

雅詩：據鄭樵的解釋：「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販隸，婦人女子所能道者，故曰雅。」這十足的代表出是士大夫階級的作品。至於小雅大雅之分，向來以「醇」與「不醇」，「雜」與「不雜」，「政大」與「政小」來分，其實是以音樂來分的，小雅用於燕禮，大雅用於饗禮。小雅文字較勝於大雅，少部分的詩，還可與國風齊價，較之三頌的文字，又顯示出很大的進步來。

六義：詩大序分：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解釋說：賦比興是詩的作用，風雅頌是詩的形成，所論甚是。大概風詩多出於里巷歌謠，雅頌則多朝廷用在郊廟的樂歌，或敬告神明，或宴饗賓客。「賦」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的，「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的。

四始：舊說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古人牽強附會的解释，沒有存在的必要，按照現今的解释，就是它們偶然佔在每一部分的首篇，當中並沒有多大用意的。

## 第二章 楚辭本論

### 楚辭的淵源

詩經和楚辭是中國古代文壇上的雙星。詩經和楚辭的關係，向來有兩種主張，有的以為沒有關係，根據是二者絕不相同。如就用字上分：詩經多用短句疊字，楚辭多用長句與駢語；就聲調論：詩經多反復咏嘆，楚辭則多直陳；在體例上分：詩經近於寫實，楚辭則近浪漫；在描寫上分：詩經多寫人事，楚辭多寫神話；就地域分：詩經以黃河流域爲中心，楚辭以長江流域爲中心；就作者論：詩經多無名的平民作品，楚辭則爲貴族詩人的作品。就此種種理由，來判定二者絕無關係。

其實古代文化，是由北而南，國風裡的二南，便是南方文學的始祖。雖說不承認楚辭是淵源於詩經的人，搬出了塗山氏之歌，以爲南音之始，然而呂氏春秋的記載有近神話，我們何必捨二南的証據不用，偏以塗山氏之歌，來作南音之始呢。

一種文學的演變，自有其淵源，而非突然發生的。如果說有離騷偉大的著作，不承認他是詩經的後裔，這種數典忘祖的觀念是錯的。文學是後來居上的，由詩經衍變而成楚辭，由短短的抒情歌謠，成爲數百數千字值得讚美的楚辭韻文，這是按文學演進的趨勢，所必經之路。楚辭肇始於詩之二南，這是不用詳釋的，至於以上論二者種種的不同，那是因爲後來南北兩民族，受生活環境的影響而不同

的，這可說都是受後天的影響而改變，先天還是胚胎於詩經的。

### 楚辭的特色

詩經多平民作品，作者姓氏難詳；而楚辭的作者，則大半姓氏可考。因為楚辭作者，如屈原宋玉等，都是有文學修養的貴族文人，所以才在文學園地裡，開出繼三百篇以後的奇葩。詩經如果當一部社會生活史看，那末楚辭就當得起一部美文的純文學了。論其特長，有如下列：

(一) 情感真摯 好文學作品都是真情的流露，離騷是屈原受了刺激後的悲憤之作，全是由真摯的情感所凝成。

(二) 取材富 離騷的取材，有神話傳說，歷史的事實，以至一切動植物的名詞，無不兼收並蓄。

(三) 工寄託 屈原受了刺激之後，滿腹悲憤，全在詩中宣洩出來，我們雖不必拘泥什麼「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的話，但是他那象徵的比喻法，總是借酒澆愁，有的放矢；然而深含不露，實在是文學的上乘文字。

(四) 思想神秘 南方天然風景佳麗，楚辭的作者，處在這得天獨厚的環境，時見高山大澤，而人民生活也比較富裕，所以思想不似北方人的偏於實際，而入於玄思冥想。又南方風俗，好信巫鬼，因之在文學上，也流露出神秘的浪漫的思想出來。

### 楚辭的定名

關於楚辭的定名，向來以為在西漢武帝宣帝時就已經有了。

漢書朱買臣傳說：「……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又王褒傳說：「宣帝時，……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因此皆以為在武帝宣帝時已有楚辭的名稱。

楚辭這個名稱，向來有種種不同的定義，比較適當的，是宋人黃伯思的說法：「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近人陸侃如即本此意推行成為楚民族的文學，算是較為妥善。

至於現存楚辭的本子，最早的是王逸的楚辭章句，那麼楚辭的書，最早的集者是誰呢？四庫全書，以楚辭為集部之首，提要裡說：「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接此說實誤，劉向時只有屈原賦或離騷經的名稱。何以見得呢？

劉向子歆，曾與父向同校秘書，劉向如有集楚辭的事，何以劉歆七略並未言及，而在詩賦略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呢？且劉向所校的書，校後皆有上呈成帝的序文一篇，何以至今仍未發現過有劉向序文的楚辭本子呢？漢代大儒，班固賈逵等皆為離騷經章句，淮南王安傳也有「使為離騷傳」的話。王逸楚辭章句敘說：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六義瞭然：……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缺而不說。……今且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楚辭）章句。」王逸不說劉向等作楚辭章句，只說作離騷經章句，現在風行的是王逸楚辭章句，劉向的就從未發現過，可証楚辭的名稱是由王逸開始的。

### 屈原的有無

關於屈原有無其人，向來有兩種主張，胡適之懷疑屈原是一個箭筈式的人物。他說：「史記屈原列傳是不可靠的；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這種主張，首先引起陸侃如徐炳昶的反駁。陸侃如是主張屈原實有其人的，並在屈原評傳裡，詳細考出他一生的事迹。

但是有一個小疵，仍保存在屈原一書中。（根據五版的屈原頁三）陸先生說：「楚辭集注引高平說：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

王逸原注的「高平曰原」，是解釋「原」字，陸先生却當作實有高平其人，而改「曰」字作「說」字解，不能不說是一個誤解。接原一名平，正則靈均則其字，關於他的史迹，是楚武王子瑕之後，他是貴族，在楚懷王時作過左徒，還作過外交使者，後因讒放逐在外，自沈於汨羅而死。近人論列的甚詳，不再多引。總之，屈原是一個匡君濟世的忠臣，抱有強楚之志，而楚君不能用，所以才造成他愛時感傷的慷慨悲歌的思想。離騷便是他的代表作。

## 離騷

前人講論離騷的，因為屈原是個忠臣，所以一切都附會到忠君愛國上去。王逸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比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比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讒佞」，以為「小人」。這樣把一部離騷解作一部忠臣教科書，於是後人就尊離騷為經，「經」是表示可以為世之經常大道，異樣的尊崇他。其實離騷算不得成經，只是一篇好的文學作品而已，至於他成經不成經，對於本身的價值，並沒什麼增損的。

離騷的釋名，前人說法很多，今舉三個人的說法，以作參攷：

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說：「離猶遭也，騷猶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

王逸說：「離，別也；騷，愁也。」總之，這是屈原懷才不遇，神經受了刺激，發抒他胸中憤懣之辭的一篇自敘詩。因為神經受了刺激，所以詩裡表現的情感也很複雜，隨手拈來，只為訴出個人心中的悲憤，並不如他人解說的那樣有為而發，詩句裡夾雜着那種成分不少是有的，但一定拘泥於以某比某，就反失掉屈原的本意了。現在先看他的一段原文：

曾歔歔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瑤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澗。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寐。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看了他的原文，可以想像到是他在四周惡劣空氣裡，受各方的壓迫，所產生出來的作品，這是個人真情的流露，無一毫造作氣。上天入地他都想像到，又時時露出猶疑不決的神氣，雖明明知道世路險巇，却還要多所曉舌，但是並不得人的洞察，這都是衆黨人向他包圍進攻的結果。他明知道自己定要失敗，但仍然抱「寧溘死以流亡」的至死不悔的態度，去和衆人應戰，就此卽可以想到他的人格的

偉大了。後來成爲南方詩賦之祖，並非無因的。

離騷既是屈原被放之後的幽憤之作，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放，乃賦離騷。」班固也說：「屈原放逐以後，乃作離騷之賦。」由此可知離騷只是篇名，並非文學上之一種體例。昭明選文，別立騷體，劉勰因之作辯騷一文，這樣以篇名賅全名，遂使騷體和賦體分離，其實是大錯了的。

近人有的以爲離騷是曲名，其實只是一種徒歌，並不能被之弦歌。因爲他本身只是抒發個人牢騷的作品，如顧到曲調的音樂，便不能暢達其意了。其原文亦太長，在曲子中也有許多不適用於歌唱的地方。有的人以爲原文中「亂曰」的部分是可唱的，我們只可認爲他是一種徒歌，不必拘泥於全體都是樂曲，因爲在現時還找不到充實的証據。

前人對於離騷的批評，有的推崇太過，其實依文學進化眼光來看，永是後來居上，他較天問固然進步的多，但比較九歌九章又稍遜，我們也不必拘於文學愈古愈好的成見，只可就文論文，在最早的時代，這篇主觀體的文章，帶幾分神經病的胡亂思想，的確論魄力，論想像，較比國風時代短短的詩句，是博大宏麗得多了。在中國古代作品裡，這也是第一篇富有象徵色彩的文學作品呢。

屈原本是一位悲時憤俗的詩人，他天生多情，始終熱愛他的國家，想設法改善他，但又孤芳自賞，不肯隨流合污，自然要忤時而不得志的。梁啓超說：「屈原腦子裡有兩種矛盾：一種是極高尚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真是一點不錯。屈原就陷在這兩種矛盾裡，終於彷徨無路，迫得踏上自殺

之途。

至於這一首長詩，表現出屈原藝術手腕的高超，這樣一種獨創的自敘體的詩，在想像中馳騁自己的才思，宇宙的一切，都經他「人格化」的運用了。其偉大處，真不亞於荷馬的奧特賽以利亞特，及但丁的神曲，當得起一篇世界名著而無愧色的。

這樣一篇數千言的詩歌，描寫的範疇，又是那樣廣泛，而能波濤洶湧，盡態極妍，就此可以認識他天才的偉大了。至於辭句的纏綿悱惻，處處都是至情流露，在藝術上已臻化境，所以令千百年後的人讀了，還覺到他的一往情深，爲之贊賞不已呢。

## 九 歌

是楚國民間的一種巫歌。王逸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種歌舞常常獻之於祭神。這種祀神的歌，在歷史傳說上講，也從民間的歌辭傳來，屈原是把這些歌辭拿來加以修飾而成的。王逸說：「屈原放逐……：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朱子也說：「……：故特爲更定其辭，去其泰甚。」可見九歌之成，是屈原根據當時楚地原有的巫歌，而加以改製的。

九歌確是楚地的民間文學，內中藏着許多民間的愛情故事。這種舞以祀神的樂歌，與現存初民的跳神歌同一意義。就文學的內容上講，也比離騷優美得多，顯見得是由民間文學，經文人改編而成的成熟作品。九歌共十一章，都是表現得很好的文學，同時是南楚的民間戀歌。如湘夫人等，比較國風

還要妙了。又如少司命，山鬼，湘君也都是戀歌，可惜被後世人曲解爲忠君之賦，將他本身的價值埋沒了。

關於九歌的分篇：有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殇，禮魂十一篇。王逸到朱子戴震，都主張是十一篇。黃文煥林西仲主張山鬼國殇禮魂合爲一，共九篇。王船山主張爲十章，禮魂爲送神曲，附各章末。蔣驥以湘君湘夫人合，大司命少司命合，共九章。

九字解釋有四：洪興祖余蕭客主張，因爲有虞夏九歌之遺聲，因名之爲九歌。姚寬以爲九爲數名，九歌乃以九爲體的。文選五臣注，以爲九爲陽數之極，凡數之多，都可以九來約稱他。揚升菴則說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依後二說，則篇什之定名，可以不必置辯了。

至於九歌所祀之神，舊說主張不一，近人蘇雪林所作：楚辭九歌與古代河神祭典一文，說九歌全是宗教祭歌，所歌詠的都是人與神的戀愛，而非人與人戀愛。并找到「人犧」的痕跡，又舉河伯娶婦（見史記滑稽列傳），來證明人神戀愛，是近代研究九歌的一篇精闢文章，爲篇幅所限，不便多引。現在先節錄幾段原文如下：

###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璜，盍將把兮瓊芳。蕙肴

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湘君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罟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少司命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東君

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願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表獨立兮山之上下，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九歌的藝術，較比離騷高明的很多，因為他原是民間的作品，又經文人的修正，所以就變為極成熟的作品。這種巫歌，與風謠有關，九歌雖是祭歌，但是抒情的部分格外濃厚，所以有人將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國殤，禮魂列為祭歌；而將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列為情歌。這種分別也不盡然，不過有的偏重一點抒情而已，其實大體還都是祭歌的。

其中描寫最好的，為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都是雋美的妙文，至於寫祭時的肴饌，和歌舞，陪襯着如此美妙的祭歌，真是生動達到極點了。至於抒情的部分，湘夫人是說已失敗的戀愛，女人受環境所迫，男子幻想着女子來召他，寫相思之深，也淋漓盡極。湘君也是說戀愛終于失敗，男女分別後相思之深，也是婉轉無盡的。少司命所寫男女間的摯情，寫生別離與新相知的喜怒心理，更是刻劃入微。山鬼寫女子在雷雨交加之夜，因為想念情人，到山阿去守候，而情人終於不來，於是以不得空閒來為情人解說，更是當得起怨而不怒了。其他的不必多說，就讓諸位去鑒賞他的原文好了。

論到九歌對於楚辭的影響，是很大的，也可以說由詩經衍變到離騷的中間作品，便是九歌。屈原

修改九歌之後，對於本人的文學藝術，影響很大，他的離騷及九章，就受到九歌的影響不少呢。九歌的優點有以下數條。

(一)理想高 楚爲南人，受天然環境的熏陶，其思想是很高尚的，我們看春秋戰國時代，楚人的思想言行，便知道了。屈原詩句裡，多用象徵的句子，如香草美人等，實在是受了九歌的啓示。

(二)辭句美 文學是藝術品，美是它的先決條件。北方文學，多樸實無文，有時情感也很真摯，但總是盡情傾洩，殊少含蓄，或太露骨，近於膚淺。屈原初期作品如天問，實在文理不通，受九歌影響後的作品，便不同了。

(三)情感真 知情意三者，是人所皆備，而文學作品於「美」外，更需要「真」，如此方有動人之力。九歌的談情部分，均極纏綿之致，屈原之詩賦皆受其影響。

### 其他

遠遊卜居漁父 遠遊的作者，向來人都以爲是屈原作，王逸說那是屈原既放之後的作品，胡適首先懷疑過。陸侃如則根據所舉人名，如韓衆，乃爲秦始皇求不死之藥的方士，屈原時尙無其人，斷其必爲僞作。其實屈原是抱有積極救世的胸懷的人，文中方士出世的思想很深，也與屈原的根本思想不合，就此兩點，卽足爲遠遊是僞作的鐵証。大文學家屈原，決不致在文章中，預言出後代的人物，及作出這與自己思想不合的作品來的。至於近人以爲遠遊的結構，摹仿司馬相如的大人賦，辭句抄襲離騷及大人賦的亦甚多，斷其爲僞。(案此說仍可以遠遊作於離騷

之後，抄襲還有可原，大人賦作於遠遊後，其結構及辭句，或係抄襲遠遊來反駁。我們還是以人名事實的錯置，及思想的不合，作爲他是僞作的有力証據較好。大概遠遊的產生，當係漢代擅長作僞的文人所代庖，而假託是屈原所作的。

至於卜居漁父開口便說：「屈原既放」，顯見是出於旁人的記載。司馬遷卽主此說。王逸序漁父，也說是：「漁父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卜居的體例與漁父同，以此喻彼，也可知此二文實與屈原無關了。此外屈原尚有九章（橘頌抽思哀郢涉江懷沙惜誦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真僞參半；與文義晦，思想亂的天問，我們就存而不論了。

#### 附論宋玉

宋玉和屈原的關係，向有兩說：一說絲毫無關，一說曾師事屈原。其生卒不詳，大概在楚國作過官，美於貌而嫻於辭令的，近人陸侃如的宋玉評傳，論之頗詳，可供參考。

宋玉著作，漢志說有十六篇，後人雖時有搜集，然而存於今日的，真僞混合，亦不足漢志十六篇之數了。論其代表作，自然以九辯招魂爲最。此外尚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見文選）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等（見古文苑）至於膾炙人口的高唐神女等賦，則又爲後人所僞託，現在只就招魂而論。



招魂的作者，向來都認爲宋玉作，林西仲則疑爲屈原作。他說：「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謂屈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又說：「玩篇首自敘，篇末亂辭，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斷非出于他人人口吻。……若係玉作……亦當做古禮，自致其招之辭，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游戲」。其實他只注意文章的首尾，文字當中用君字是很多的。招魂者宋玉，是屈原的弟子，（或私淑的人）來招屈原的魂，所謂「悲其志」者，也是講得通的。朱子曾說：「故宋玉哀憫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招之；故敬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

又宋玉在文中把屈原偉大的人格，完全表現出，太史公讀了，於是才悲其志的，巫陽下招，也正是宋玉虔誠的表示，並沒什麼游戲存乎其間的。至於鄭沅說是屈原招楚懷王的魂，因爲文中有南行打獵的事，遂誤會到懷王的西行入秦。其實這文不論是招屈原的魂，或自召，屈原是楚國人，能召懷王，何以知宋玉就一定不能招呢？所以依我的意思，在究竟招誰的魂的問題上，是纏夾不清的，最好要先撇下一定招誰的魂的問題，只討論此文究竟是誰作的好了。陸侃如在宋玉評傳裏，根據文中的歷史，和地理的說明，證明此文作成時，屈原早已沈江而死，斷定招魂決非屈原作，實有特識，此處不另詳引了。以上是就招魂的作者問題而論。

陸侃如說：招魂與南方叫火同。其實與北方的叫魂也相似的。在人死後，到三七（有的地方日子

長短不同)的時候，將死者生前的用品擺出來，並為死者作生前最愛吃的飯菜，放在他生前的住屋，請巫婆來請他的魂回家一看，那巫婆所唱的咒辭，想也與招魂的原意相同。此文前述招魂的原因，首四句是假託被招者自述之語，下接以上帝與巫陽的談話，開始便饒佳趣。文字中部，述楚國各處的不可託，使魂靈奔走上南北東西六方，頗饒神話的意味。次論楚地各處的快樂，望靈魂早日歸來誇張的描寫，為的是引誘靈魂的歸來，實在是一篇很好的描寫詩。在這文中各種的描寫，都算是淋漓盡致，以後文人受他的影響也不少呢。

大概本詩也與九歌一樣，是民間流行的巫歌，經宋玉的修飾潤色，始成為如此美妙的文章吧。此外景差的一篇大招，也可列入楚辭的時代。

### 總 結

關於楚辭的評語很多，其最大妙處是寫人寫物，刻劃入微。劉彥和說：「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算是論之極當了。至於楚辭的言情部份，時時披露出主觀的想像來，開啓了南方空虛玄想的文學，其影響也非淺鮮。

關於楚辭文藝的佳妙，蔣驥在山帶閣註楚辭中說

楚辭之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於市，相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楚辭之悽惋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濕，殘燈照愁。

楚辭之艷麗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按錦繡，佩琳瑯，時春風唱一曲揚白華。

楚辭之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學人拜。

楚辭之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縵山最高峯，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這樣解說，雖然抽象一些，但細心研究過楚辭之後，自然能領略到這種佳景，前人批評楚辭的，還以蔣氏之說，爲庶幾近之呢。

### 第三章 附錄 先秦辭賦及散文運動

古代文學，以韻文的敘事詩爲主，以後便演變成爲歷史，古代有沒有韻文的歷史，不得而知，如今尚存的尚書堯典，問雜韻語，可以推知古代歷史，是由敘事詩而漸次散文化的。韻文的敘事詩，與散文的歷史雖不同，但含有兩種特質：一方面是屬於「知識的記載」，一方面是屬於「情感想像的描寫」，所以古代的「文」「史」是合一的。至其秀美的辭采，和動人的敘述，在文學上也有不朽的價值，所以不得不簡單的敘說一下。

尚書雖是古代文語誓語的總集，間有歷史的記敘，相傳爲孔子所編訂，但這書是不大可靠的，我們也就畧而不論。

春秋三傳：春秋是次於尚書而產生的。記載自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四六四年的事，是孔子修訂魯史

春秋所編成。文字雖簡，傳說着在當時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權威。後來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各作較詳的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穀注重褒貶的義例，而左傳文字活躍，描寫雋美，對於後世文學，有莫大的影響。

國語，是記載公元前九九〇年到公元前四五三年的諸國史事，相傳爲左邱明作。春秋是編年體，國語是分國敘述，在文學方面，也有很大影響。

戰國策是記自秦孝公起，至楚漢之際二百三十餘年間，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十二國事，相傳是漢劉向所編的。這書的言論都是獨創的，含有機警與雄辯的詞鋒。（多縱橫家及游辯之士的事）人物的行動也是勇敢的，對於是非的審辨也是很明瞭的，在過去文學方面，影響也很大。

此外散文作家，李斯的政論文有的很好，諫逐客書就是他的代表作。先秦辭賦家，比較重要的，是開始作賦的趙人荀卿，他的賦，思慮周密，不染策士之習，實是開後世辭賦習尚典麗的端倪。

在先秦除詩賦外，第一個大文學家，當首推宋人莊周。他的集子裡，只有內篇七篇爲可靠，其他二十六篇，多係門弟子代庖假託的。他的文字思想辭藻，都甚豐富，像物圖形，也各曲盡其妙。至於他的出世觀，覺人生死亡的迅速，認現實爲一場幻夢，出之以激越的感情，而不失其英雋豪爽的氣概，實在是先秦作家的壓卷了。

此外在哲理文方面的作家，如代表南方消極厭世思想的老子；和代表北方老思想的孔子；以及

具有救世精神的墨子；發揚孔道，排斥楊墨的孟子；和傳世的偽書列子（列禦寇作）；絕對崇尚法治的韓非子。他們的著作，在散文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但學子可於哲理文，及學術文方面去研究，這裡只備一格，存而不論了。

## 第四章 兩漢樂府及民歌

詩經是風謠時代，作者多係平民，內容偏重抒情；楚辭是辭賦時代，多係文人作品，內容偏於想像，較詩經更爲藝術化。拿楚辭合詩經相較：詩經多是任情歌唱，是地道的平民產物；楚辭多半是有所爲而發，已然進入文學爲文人所專有的時代了。秦代享年最短，重武輕文，在文學上沒有什麼顯著的特色。漢代是秦末大亂之後，第一次的大統一時代，迨至宇內底定，百事待舉，文學的提倡，也是執政者所關心的一件事，所以漢代文學，也合國勢一樣，在文學史上佔了重要的一頁。不過所謂漢代正統文學，最盛行的辭賦，多出於一般貴族文匠之手，雖說盛極一時，然而因爲他太堆砌雕琢，時代過去之後，他在文學上的勢力，也就變成陳迹了。所以本書對於漢代辭賦，只留作第六章附錄裡講，這裡還是先討論真正平民文學的樂府詩歌吧。

### 樂府的濫觴

詩經裡的雅頌，及楚辭裡的九歌九章，都和漢代的樂府體例相同。詩經的二南，是可以依樂而歌的樂歌，但不能叫作樂府。樂府之名起源於樂官之

設。向來論樂府的，多以項羽在垓下被圍時所唱的：「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爲樂府之首。此外並引高祖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爲樂府之始。不知大風歌只是徒歌，當時所用的箎，也不過是藉以和歌，並未譜之絃管，不得謂之樂府。房中祠樂漢書上明明記載：「孝惠時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可知房中祠樂仍是徒歌，到孝惠時始被諸絃管。此外以高祖三侯之章，或令叔孫通制定宗廟樂，爲樂府的起源也是錯的。因爲那時徒有名目而無實辭。

### 樂府的成立時期

樂府是官名，孝惠帝時已有其官，到武帝時始爲立署。漢書禮樂志說：「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帝設立樂府之署以後，又「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首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後西漢君王，時加獎進，於是樂府在漢代也就呈現空前的燦爛光輝。至於樂府在漢代發達的原因，不外下列數種：

(一) 君主的愛好：武帝不但愛好新聲，同時也是一位作家，如所作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及思念李夫人所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

(二)李延年的提倡：李延年因為全家都是倡，他個人知音善舞，有一次在武帝前讚美他的妹妹李夫人就曾唱過：「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有這樣愛好新聲，而又擅長歌辭的一君一臣來提倡，樂府的發達是必然之勢了。又因為李延年是樂戶之流；司馬相如在太太的酒店當過堂倌，又是在狗監當差的朋友荐舉的。與漢代樂府的大衆化也有關係。

(三)外國音樂的輸入：樂府是與音樂有密切的關係，樂府之不入樂的部分，遠不及入樂的部分發達。漢代與西域諸國交通，音樂輸入，對於樂府的興起，也極有關係。

(四)民歌的保存：漢代去先秦未遠，由風謠時代傳流下來的民間歌曲，仍然滋長增高，也隨着君王的提倡樂府，一同發達起來。

### 樂府的分類

樂府的分類，向來主張很多，我們先就樂府詩集的分類來看：(一)郊廟歌辭

類：(一)貴族的樂府——郊廟歌，燕射歌，舞曲(二)外國的樂府——鼓吹曲，橫吹曲(三)民間的樂府

——相和歌，清相曲，雜曲，頗可供參攷。前人論漢代文學，多以貴族文學為主，本文則多以平民文學為主。按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分別，徐嘉瑞分爲四方面。(一)內容：貴族文學取材書本及宮庭，是崇拜君權的。平民文學取材於社會及民間，是摹寫人生的。(二)形式：貴族文學用一定的方式，是

古典堆砌的。平民文學無一定方式，是寫實生動的。(三)作者：貴族文學作者，是智識階級官僚及名士；平民文學作者則反是。(四)音樂：貴族文學不協律，與音樂無關；平民文學則反是。以上的分法，大體都近是。至於樂府與古詩的分別，日人鹽谷溫氏分詩與樂府的不同，以爲：「樂府專被於絃管，詩單止於吟詠」。其實是錯的。因爲武帝前的樂府，及後來唐人新樂府，都是徒歌多不能被諸絃管。郎廷槐的分法：(一)樂府可歌，古詩不能歌；(二)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五七言；(三)樂府多紀功述事，古詩多言情，(四)樂府詩貴遒勁，古詩尙溫雅。其實也不盡然：第一條已見駁鹽谷溫氏說。第二說証之現在的樂府，言情的部分也不少。第二說的形式分野也不清，因爲樂府也有由二字到七字的變化呢。至於第四說更是不能分判樂府與古詩了。由現在的作品去考察，我們隨處都發現他的錯誤。

### 貴族的樂府

郊廟歌燕射歌舞曲，都是貴族特製的樂府，他的系統是由雅頌一脈的流傳。郊廟歌分兩種：一是郊，一是廟。廟是用在祀祖先的，郊是用在祀祖以外的。廟歌發生在高祖時的宗廟樂，昭容樂，禮容樂，房中祠樂；郊歌發生在武帝時的郊祀歌。燕射歌分爲三種。樂府詩集分：(一)燕饗樂是親四方之賓的。(二)大射樂是親故舊朋友的。(三)食舉樂是親宗族兄弟的。(現時燕射歌辭全亡)舞曲也分三種。(一)雅舞是用於郊廟燕饗的。(二)雜舞是用於宴會的，散舞是俳優歌舞雜奏的。以上三種是宮庭供奉御用的玩藝，在文學本身上論，價值是很低的，我們就不多詳敘了。



## 外國的樂府

(一)先說鼓吹曲。關於鼓吹的釋名，樂府詩集引劉瓛定軍樂說：「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按此見於班固漢書：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鼓吹由外國輸入後，用處有四：(一)朝會宴饗(二)道路從行(三)師有功(四)賜功臣。第一種可謂爲鼓吹，第二種就是宋書樂志上說的騎吹曲。現存之鼓吹曲，有饒歌二十二曲。通志疑鼓吹曲是南北朝時的名稱，漢晉謂之短簫饒歌；不知樂府詩集記載武帝時已有鼓吹之名。崔豹古今注更說：「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爾。」証之以上漢書的記載，可知鼓吹之名，是武帝時卽有，不自南北朝始。饒歌二十二曲，今存十八曲。其中頌詩及闕疑者，我們不必去注意，現在舉幾首代表作如下：

(一)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犬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是寫男女感情決裂時，女的要把送男的贈物都燒掉，還當風揚其灰，寫得那個女子是很可怕的。

(二)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爲竭，冬雷震震冬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詩是寫愛情的堅固，辭語均與有所思成個對照。

(三)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

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鴛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這首反抗戰爭的詩，寫得也是非常動人。

其他各詩，都代表出是北方民族的民間文學，在字句間還有許多保存北方的風俗及特性。樂器也多北方的樂器，可證明鼓吹是由北狄輸入的。

(二)橫吹曲 橫吹曲是後於鼓吹六十年輸入中國的。橫吹曲由西域輸入，有簫笳者爲鼓吹，有鼓角者爲橫吹。最早是武帝時，張騫通西域傳入的摩訶兜勒一曲，此曲後亡，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只存十曲，今則十曲篇名及本辭均亡，我們也無從研究起了。

### 平民的樂府

漢代相和歌清商曲雜曲，都是民間採集來的樂府，這種搜集的工作，是始自武帝。在時代方面來論，較以上二種均晚，雖然由武帝時起，就作收集的工作，但現存的相和歌曲，西漢作品，只有薤露蒿里二曲可考。清商曲則多係東漢人的作品，雜曲也都是東漢人作。

一、相和歌的定名，是因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其樂器據古今樂錄說：「凡相和，其樂器有笙，笛，節鼓，琴，瑟，琵琶，箏等七種。現在徵舉幾首爲例：

薤露蒿里：二調本係一題，都係喪歌。崔豹古今注，以爲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爲

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大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二詩是否始於田橫門人，雖不敢定，但在漢初採此詩入樂是可靠的。原詩都是厭世者的嘔吟，今舉一首如下：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  
人生一去何時還？  
(薤露)

陌上桑：古今注說：「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台，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看了以上的說明，再與古今樂錄現存的艷歌行（日出東南隅）相較，迥然不同，一則爲千乘王仁妻拒趙王，一則侍中郎妻拒使君。不能因爲同在陌上採桑就混爲一談。不過該文確是一篇佳作。如開始敘述羅敷之美：「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羅敷的美麗，令人傾倒，純從旁人身上烘托出來，在藝術手腕上是很高明的。又如：「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充分表示出中國貞淑的女性人格。至末後：「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盛誇自己的丈夫最漂亮，癩蝦蟆（使君）還吃什麼天鵝肉呢？

箜篌引：古今注說：「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公何！」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

筮篥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筮篥引。其辭如下：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爲愚。公乎公乎！牀有管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瓦甗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今人誤以公無渡河行爲筮篥引實誤。

二、清商曲：唐書樂志稱平調清調瑟調三調，及楚調側調爲清商曲。（此外尙有大曲）其所以稱爲清商者，據魏志說：「瑟調以角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因爲在音樂方面，清調以商爲主，所以以一概其餘了。因此在詩歌中如「清商隨風發」，「欲展清商曲」等，也就時常被入引用了。

a. 平調有笙，笛，箎，瑟，琴，箏，琵琶七種。今存者僅長歌行，猛虎行，君子行三種。就中以長歌行技術最佳。關於解題，古今注說：「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樂府詩集說：「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前者是就辭意言，後者就聲調言，似以郭茂倩之說較是。其原文：「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樂府解題釋其本意爲：「言年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猛虎行君子行都是識透世情的閱歷談，除可作一般人處世的規戒外無足稱。

b. 清調曲其樂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遊弄——箎、節、琴、瑟、琵琶八種。今存者惟豫

章行，董逃行，相逢行，長安有狹邪行四種。今舉其一首以爲例：

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玉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聲音何嚙嚙，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此詩啓後人摹擬不少。

豫章行是東漢作品，今缺十三字，大意說白楊生於豫章山，被大匠所得，移作洛陽宮殿之梁的。董逃行古今注說：「後漢遊童所作，終有董卓之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此詩每句末，以「董逃」二字作結，梁啓超謂：「二字本有音無義，殆童謠尾聲用以奏節拍，如言「丁當」耳。」此說較是。如宋書樂志作董桃行，引漢武帝內傳：「王母觴帝，索桃七枚，以四啗帝，自食其三，因命董雙成吹雲和笙侑觴，故改逃作桃。」這就近於附會了。

瑟調曲可考的歌名很多，有的可兼入大曲。我們只提出一篇來作例証好了。

艶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顧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綻。夫婚從門來，斜柯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樂府解題說：「言燕徇冬藏夏來，兄弟反流宕他縣，主婦爲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

此外有孤兒行，用韻及字句都不整齊，然而終不失爲一篇社會問題的好詩。其他如善哉行（或謂曹植作）婦病行，飲馬行（或謂蔡邕作）上留田行，也都是重要的作品。

### 雜曲

名始見於宋志，乃指吳歌而言，郭茂倩則指凡以上所未列者均置此類。有的作品時代及作者可考，有的就不能考定。不過在此類佳詩亦甚多。今舉時代及作者可考的篇名如下：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繁欽的定情詩均佳，這裡不再徵引全文。

### 古詩及歌謠

漢朝的平民樂府，既然大多是採自民間，而後譜之絃管，所以有的樂府與民歌，沒有清楚的分野，同時由古詩及歌謠中，更可看出民間情況來，現在爲備一格，略舉數例如下：

漢代古辭，如：『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殊；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這樣把一家三口的生活及性格，完全烘託出來，在文字上當得起經濟的。

又如：『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這樣把戰後亂離的社會環境，完全刻劃出來，從軍六十五年，幸得

未死，歸到故鄉，親故多已殞喪，回憶前塵，不禁淚落，不論就社會方面及文學方面，這都是達到藝術最高頂的作品了。

當時蔡邕的女兒蔡琰，嫁給衛氏，夫死無子，後被胡騎虜去；在匈奴十二年，生有二子，後曹操以金璧贖歸，所作悲憤詩，如：「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這是何等沉痛，值得我們記憶的呢？

此外兩漢的歌謠，也與時俗有莫大的關係，在歷史社會學上也是佔很高的位置。如譏諷社會的歌謠：「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及「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畫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由這兩詩裡，也可以看出當時人民的心理來。

再如譏諷社會紛亂的歌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擘胡。」寫漢末大亂，男子從軍，耕稼的事，只靠婦女來作，而一般高官貴客，還是買馬具車的玩樂，將一般庸吏的無恥，完全烘託出來了。

#### 附論音樂與文學的關係

音樂能够給文學加重一種力，一方可以喚起人類的情感，同時可以便於傳誦，古代歌謠，及兩漢樂府之所以得流遍民間的，音樂的助力也不小。世界各民族文學的起源，都借重於音樂的力量，考察

古希臘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人，都可作證明的。中國的南風雅頌，都是經過太師氏的改正，而被之絃管的。白雪是周代房中音樂，楚辭九歌都是湘沅之間祀神之樂，鼓吹橫吹是漢代外族輸入的音樂，相和歌辭是民間音樂，清商曲是南方音樂，舞曲歌辭是舞樂。可說自詩經起，以直推到後來的詞曲，都受着音樂的支配。近人朱謙之所作音樂文學史，就是按照這種立場來敘述。

中國音樂的發源地，是在陝甘的伊涼（即現在的西北）一帶。周代民族，是從西北漸次沿黃河而進入到中原及沿海一帶的，詩經的音樂成分，當然也屬於此。到唐朝的伊州涼州，是作者慣用的調名，還多少尋得出那種音樂的來源。不過除中國本位的音樂而外，由西域傳入的很多，間接着也受了波斯印度羅馬的音樂影響。原因是自秦築長城，把北狄的路堵死，而漢朝於防北政策之外，致力於通西南夷，自張騫等通西域成功之後，兩民族的文化，就締結了密切的關係，這是我們應當瞭解的。

舞 曲
--------

音樂與跳舞的關係更爲密切，初民時代，人民就知道藉跳舞以娛神，漸後衍變成爲歌舞劇，這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通例。古代雅舞是用以祀神；雜舞則專爲表情之用，這裡邊也有中國本位的，和外族的分別。

中國正式名爲舞曲之可考者，是公莫舞。（周代散樂多不敢確定）唐書樂志說：「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苦」。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以像項伯衣袖之遺式。」這是稱爲巾舞的由來



此外還有巴渝及四舞。外國舞曲，是玄宗時的霓裳羽衣舞。有人說是術士羅公遠，（又一說是葉法善）導玄宗遊月宮聽來的，全係僞託。據唐史及樂錄等書，都說西涼（唐史作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進獻，經明皇潤色。在唐朝是最時髦的新聲，所以唐代詩人，提到的很多。不過這時到了唐代（離本題遠），也是樂府快要結束的時代了。

## 第五章 五七言詩起源及流變

### 緒言

向來論五言詩的，多以蘇李唱答詩，爲五言詩的始祖，而以漢武帝柏梁台聯句，爲七言詩的始祖，歷來學者多尊奉之，其實是大錯的考蘇李詩全係僞作（說見下），古詩十九首，也沒有枚乘傅毅的作品，時代亦在東漢末，建安時代及魏晉時代（說見下），至於孔雀東南飛，也是漢末建安時代的作品（說見下），總之據考証所得，西漢時是沒有整齊的五言詩的。

### 柏梁台聯句的真僞

柏梁台聯句，向來說是七言詩的始祖，考其辭句既不聯屬，徒具有七言詩的形式，已有許多人懷疑過。但近人鄭賓宇等，還以爲不是僞作，証據說：「如作僞，決不能如此不通」，並說「連東方朔也不便擅自獨作通人」。案柏梁台聯句時，在元豐三年，那時梁孝王已死，何以有他的詩句？又如就官職稱謂，如大鴻臚大司農等，都是以後改稱的官名，元豐時代，爲什麼就有了這種官稱？再者如「三輔盜賊天下危」，「外家公

主不可治」等句，當面指摘朝政的非是，在雄才大畧的武帝面前，誰敢大胆放此厥辭？有了以上的証明，他的僞作的罪案，是可確定的。至於西漢烏孫公主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君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也是楚辭調的詩（加兮字），到東漢才有張衡的四愁詩和王逸的琴思操歌（也是楚辭調詩）等出現。所以說西漢連整齊的七言詩也沒有，也是可以成立的。

### 五言詩起源考

#### 緒論

自來論五言詩的人，多謂源出西漢，奉蘇李爲五言詩開山祖，後世學者無敢稍違。迨勇於疑古者出，始對蘇李唱答詩，詳加考證，期與以新的估價。此種工作，無論成敗如何，乃學者應有之精神，亦學術界良好現象。考檢僞作疑案，更著論以抨擊之；而泥守舊說之人，亦鳴鼓張旗，爲蘇李詩作辯護。蘇李詩真僞問題，遂使古今學者，聚訟紛紜，至今猶莫衷一是。今將個人意見，陳述於後，未敢云當，聊供參證而已。

本文範圍，暫就蘇李詩，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而論。（後二者當另成文）在未引證他人的意見之前，先將個人見解，提示於後，以作立論的張本。

1. 西漢時已有樂府五言詩，但無整齊的五言詩。西漢時代，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李延年所唱的：「北方有佳人」一詩，大體雖近五言，然爲協律關係，仍然加進七言曼調，以使音節鏗鏘。考西漢人較

爲可靠的詩歌，多半五言四言七言雜用，只有五言詩的雛型。如五言詩在西漢業已發達，則自東漢初年，以抵建安，何以無多量好五言詩產生？而必待建安時代，始有大批好五言作家？

2. 整齊的五言詩，當產生於東漢之末，接近建安時代。日本學者鈴木虎雄，以爲五言詩發達於東漢宣帝和帝之際。東漢初期作品，仍屬雜言；雖有班固詠史爲五言，然而樸質無華，未可與蘇李詩及古詩十九首等並論。

### (一) 蘇李詩真僞問題

首稱蘇李詩爲西漢人五言詩始祖的，是蕭統的文選序：「降將著河梁之篇。」

其次則鍾嶸詩品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文選，玉台新詠，詩品，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等書，或信爲真詩，或疑信參半，真相未明。至今猶有古直及鄭賓于等爲之辯護。今將反駁的理由列下：

(1) 劉勰文心明詩篇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典，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證據一。

(2) 成帝時劉向劉歆校中祕書，著七畧，內有詩賦畧，所收詩凡三百一十四篇，無五言詩。證據

二。

(3) 班固漢書蘇武傳與藝文志，亦未道及蘇李有五言詩。古直以蘇李能詩，遂信現存之唱答詩，

眞爲本人所作。不知漢書雖有李陵能詩之言，但其詩乃「徑萬里兮度沙漠……」之楚詞調的詩。因此而謂其能作「攜手上河梁」之整齊五言詩，深覺未當。

(4) 劉知幾史通雜記，蘇軾東坡志林，已證其僞。尤以梁章鉅文選旁證辯之尤詳，今畧述其大旨於下：

a. 與當日情事不切。李陵只作「徑萬里兮」之歌，未嘗有「攜手河梁」之事。且武南歸，決不北還，則「日月弦望」爲虛辭。

b. 歲月不合。蘇李同居者十八九年，「三載嘉會」何所指？

c. 蘇詩與李無關。文選云：「蘇詩四首，未言與李陵別。」

既有以上證據，前人所以附會蘇李詩爲眞者，蓋泥守文選及詩品的主張，習而不察的原故。近人鄭賓于氏，仍信蘇李詩，其大半理由，均包括在古直議論之內。因畧述駁古氏的議論於下：

### 古氏辨証的辨証

1. 古氏辨證一「蘇李能詩乎？」結論爲「能詩」。但李陵能作「徑萬里兮度沙漠」的詩，而不能作「攜手上河梁」的詩。古氏雖以蘇武折衛律之辭，證

明武亦能詩，但漢書無武較齊的五言時，有史可稽。不能以臆度之辭，強定蘇武李陵能五言詩。卽退一步說，果使能詩，亦當依文學演進的歷程，而爲當時之四言體，騷體，或五四七言雜體。若蘇武李陵有文學革命精神，爲整齊五言時之開山祖，則漢書作者，及當時大家，早應大書特書，爲之表揚，

何以未贊一詞？

2. 古氏辨證二 「蘇李之詩不能僞。」結論引文中子語：「詩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既不能亡，則詩亦不能僞。並歷引白居易元稹宋濂章太炎等人，對蘇李詩之贊語作證。此亦欠當。因蘇李詩性情之真，定係文人感時之作；因不知作者姓名，而情節又畧與蘇李環境相似，（並未全同）因生附會。但就全文而觀，目爲普通朋友贈答之詩，亦無不可，何爲定贈與蘇李？性情爲一事，作者爲誰又一事。白氏等因受詩品文選的餘毒，習焉不察，大前提既未認清，立論自不攻而破了。

3. 古氏辨證三 「奉使不得言行役在戰場」。他是駁鄭振鐸文學大綱引「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的。鄭氏云：「他赴匈奴，係出使，並非戰，何以言行役在戰場？」古氏引漢書武帝紀，證明武奉使所經之地，無非戰場，來駁鄭氏的論說。不知此點鄭古二氏的議論，理由均不充實。鄭說固毫無根據，即古說亦豈得謂然？蓋東漢之末，時局紊亂，人民奔走沙場，不但有行役之苦，古詩十九首及其他古詩中，尤多亂時厭世思想，及殺伐之音，正是此時作品，安得以此斷定爲武帝時蘇李所作呢。

古氏徵集六朝人詩評及引用考畧，且輯歷代人對於蘇李詩評，此番工作及精神，頗可佩服。本文所以駁古氏之論者，以古氏在學術界頗有勢力，既已著書立說，以廣宣傳，則流風所披，難免無好泥古之人，以之爲至論而尊奉之，則文學史上的一大公案，永無昭雪之日了。

要之古人誤植於先，歷代習焉不察，又從而附會之。源於我國古時，好以詞章取士，若輩讀書，

往往囿於說中，而不能識超籬外。考證之學，昌盛於清，近代學子更尊奉之，依文學進化眼光觀之，要以科學之精神分析之，則是非立斷。

至王應麟困學紀聞，謂虞美人答頌羽歌，已開五言之始，考其詞既不渾厚，又與彼之生平不類，可證其僞。劉歆西京雜記，既爲僞書，卓文君白頭吟之事，丁福保已駁之了。詩品謂：「婕妤團扇，源出李陵」。李陵既無五言詩，而婕妤團扇，早有人證其爲僞。大約西漢時代，無整齊之五言詩一說，暫時可以成立了。

## (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及時代問題

昭明文選是第一個集錄古詩十九首的人，但當時懷疑的人很多。他的諸臣後進徐陵，在玉台新詠裡，就列青青河畔草等，八詩爲枚乘作，而列冉冉孤生竹等四詩爲古詩。劉勰則反對昭明及徐陵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此外鍾嶸詩品，則疑古詩中有爲「建安時曹王所製，而人代冥滅」的。李善注文選時，則謂：「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叔，疑不能明也。」對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及時代問題，既然如此複雜，依我看還是以沈德潛所說：「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抵逐臣棄妻，朋友濶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復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其懷疑的精神，較爲公允。

徐陵所舉枚乘的詩是僞的，枚乘是個賦家，本不會作詩的，如果會作詩，何以除玉台所餘九詩外

，一字未見呢。再就考証方面，來破古詩爲枚乘作的說法吧。行行重行行一詩，舊說爲枚乘作，詩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語。是後漢人趙曄的吳越春秋，改西漢人韓詩外傳，及桓寬鹽鐵論的「代馬」及「飛鳥」，爲「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到曹植的朔風詩又改「越燕」爲「越鳥」的，可証此詩是產生於東漢時。又如西北有高樓詩的首句，及「阿閣三重階」句，考証出來都是東漢時東都帝王所居，也決非西漢人所作，其他僞作就不必舉例了。

至於說冉冉孤生竹是傅毅所作，魏文帝種瓜篇，與此作風相似，詩品列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詩，班固與傅毅同時，且是伯仲之間的人物，如真爲傅毅作，何故詩品不錄？鍾嶸在劉勰之前，鍾嶸尙不知爲傅毅作，劉勰何以知爲傅毅作？其後徐陵反列之於古詩中，劉氏之說是不能成立的。總之在魏晉以前，古詩十九首統稱古詩。世說文學篇有：「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睹戶側，問古詩何句爲佳？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案此句在玉台新詠枚乘詩第八首中，何以不曰枚乘詩而曰古詩？又陸士衡擬古詩，在玉台新詠中有枚乘詩數首，何以不稱擬枚乘詩，而曰擬古詩？由此可知在魏晉以前，是應當只稱古詩。那末故意標奇立異，或是「自是而非人」的說法，也不攻而破了。

我們研究古代歷史，如盤古三皇五帝的事，春秋戰國時人還不明瞭，反而自譙周以至司馬光，給弄清楚了。說詩的大毛公，西漢人尙不知其名，而宋人徐堅，知道他名享了。古詩十九首，蕭統時已

經難考，而鍾嶸劉勰徐陵輩，反倒分辨出某首爲某人作，我們在找不到確鑿証據以前，還是「疑以傳疑」的態度來對付好。總之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最早的時間也在東漢，沒有西漢人的作品，是可成立的。

古詩十九首的分類與評價

古詩十九首的分類可看下表：

社會類	離別類	戀愛類	享樂類	人情類
西北有高樓	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青青陵上柏	明月皎夜光
迴車駕言邁	孟冬寒氣至	涉江採芙蓉	今日良宴會	
東城高且長	客從遠方來	冉冉孤生竹	生年不滿百	
驅車上東門	明月何皎皎	庭中有奇樹		
去者日以疏		凜凜歲云暮		
		迢迢牽牛星		

我們看了以上的分類，再談他本身的文學價值吧。在社會類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紊亂的情形。



如去者日以疏：寫的是在漢末桓靈時代，戰亂頻仍，社會經過兵燹之後，古墓犁爲田，說得何等沉痛！沃野千里，變成了纍纍丘墳，只有蕭蕭白楊，奏着愁殺人的哀響。在這觸目淒涼之下，使遠來遊子，欲歸里閭而無因，這真是寫盡亂世的沉霾空氣了。

又如離別類的：行行重行行，假借女子的口吻，寫別離之後的相思。衣帶日緩，是表示爲相思消瘦了腰圍，而思念的遊子，遲遲不來，空度了大好韶華。至於遭棄捐之後，仍祝對方努力加餐飯，這樣真是有「怨而不怒」的溫柔敦厚之意了。

此外戀愛類好詩更多，如青青河畔草：這詩開始六句連用疊句，極音調鏗鏘之致，至於寫女子的一往情深，其真摯處在詩歌中也是上品的。

### (三) 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及作者問題

五言故事詩惟一的長篇傑作是：「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今人普通以首句「孔雀東南飛」爲命名。這首詩是敘事而兼抒情的，寫一個家庭婆婆虐待兒媳的故事，後來兒媳被棄，回到娘家不肯再嫁，投水以死，男子也吊在樹上殉情而死了。至於本詩產生的時代，人各異辭，那末我們先徵引本詩的序文吧：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看了序文，我們要注意到三件事：（一）作者乃建安時的一位無名詩人所作，傳到今日的詩，是又經過許多年的文人修改，以致文字多寡不同。（二）事情發生地點是在廬江府。（三）事情發生的時間是漢末建安時代。

梁啓超以爲是六朝人的作品，可是並沒多少證據。陸侃如認定是南北朝的作品，理由（一）根據西陽雜俎：「北方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及北史：「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認「青廬」二字，是北朝的名詞。（二）又據宋書臧質傳：「世祖至新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輦乘並施龍子幡。」由此斷定是南朝的風尚。（三）由詩中的「合葬華山傍」，聯想到華山畿，「神女塚」是殉葬者的公名。推定此詩作於南北朝時代。（此事引在下文）黃節的調和主張，說詩是漢人所作，經六朝人刪改的，胡適之與張爲騏等都有議論，並往復辯駁，我們先攻破最有力的陸侃如的說法，那末本詩的時代，及地點作者等問題，都解決了。

「青廬」二字不始於北期，東漢末年卽有。世說新語上說：「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僭入主人園中，夜叫呼曰：「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刀刮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荆棘中，紹不能動。復大呼曰：「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遂與俱免。」可証此俗東漢時已有。

「龍子幡」之制，不始於南朝，漢時卽有，據續漢書考証，當時天子及大夫之車，有升龍降龍的徽幟，降龍卽俗稱之龍子幡。又考「龍子」二字，始於史記吳太伯世家。應劭注曰：「文其身以象龍子，又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也引有「龍子爲螭」的話，可知龍子幡也不是南朝始有的風尚。

「華山畿」的典故，是考証家都以爲論爭之點的。陸侃如胡適之張爲騏等徵引雖博，仍不能解決：「廬江府何以「合葬華山傍」的問題」。據劉大白的考証，廬江府的華山，卽現今安徽潛山縣北皖城的皖山，古無皖字，只有皖字。又引禮記檀弓的「華而皖」，二字相類，証明了所葬之地華山，正是古廬江府的地方。這樣一來，不但知道與「華山畿」的故事無關，而且葬地既經考定，事情發生的地點，也迎刃而解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不必一一置辯。那末我們還是保留序文的時地，及作者的原意好了，標奇立異，徒是心勞力絀而已。

### 孔雀東南飛的評價

孔雀東南飛原文太長，我們不徵引了。至於論他的價值，前人如王世貞謝榛，及近人胡適等都備加推崇。不過明代陸世雍則大加攻擊，如說：

粗醜不能出辭；頹頓不能整格；情辭訛謬等是。他的論調雖說有近苛責，其實本詩中的一切破綻，也是不容掩飾的。原因是自建安末的文人寫成，以後收在玉台新詠中，又重加寫定，於是原文容有增刪改，字數既不足，而文辭語氣也就有的阻隔不通暢了。但就全詩而論，除末後的教訓語有「續貂」之修譏，全詩故事的敘述，詩人的偉大藝術手腕，及情節的動人，在中國詩歌裡確是不多見的。總之，

西漢沒有整齊的五言詩，及整齊的五言詩產生於東漢之末，是可以成立的。

## 第六章 建安三國文學

### 建安文學興起的原因

兩漢的詩歌雖具有五七言詩的雛型，但直到建安時代，才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詩歌的佳作如林，稱霸於詩壇，放空前的異彩。漢代樂府到了建安時期，形式也大體完成了，所以建安詩人，同時也多樂府家。本文將三國合論，就作品及時代來講，他們是一脈的流傳，不容把它分開，所以就說在一起。至於建安時代詩歌所以發達的原因，不外下列種數：

(一)時局影響：漢末桓靈之際，天下大亂，漢代文人，窮年累日寫堆砌典故的長賦，是沒有那樣休閒的工夫了。所以曷雄如曹孟德，只可在戎馬倉皇中，橫槊賦詩；多才如王仲宣，在異鄉作客時，也只好登樓作賦了。於是不管君王如何提倡古典的辭賦，而文人受了時局的影響，只知致力於簡練而抒發性情的詩歌。

(二)思想解放：漢代經學一尊的勢力，到建安時代，也同着漢代的國運似的，失掉他的權威。當時文人既不能再因奏賦以干祿，又壓抑不住個人的感想，於是放棄「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主張，想得到就寫得出，以宣洩個人的遭遇，及對於社會國家的觀感，所以發表的勇氣也就大起來。

(三)民歌影響：貴族文學只可點綴昇平的盛世，在亂世就無德可頌無功可歌了，這是貴族文學，

根本沒落的主因。同時民歌發達，文人覺得技癢，於是受其感染，而群相習作，作品也漸次趨向大衆化了。

(四)曹氏父子的提倡：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學家，愛才如命，所以一時大文人，多半羅致到他的幕府。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又是性好文學的，當時文人，群星捧月似的，依附着曹氏父子，於是在文學界，也就放出萬丈的光芒。文心時序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官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繲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其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這一段話，把曹氏父子的好文學，以致天下文人，望風歸附的光景，算是說得非常透徹了。

### 建安七子

論到建安時代的文學，當首推建安七子了。曹植王粲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據三國志(晉陳壽作)說，有曹植無孔融，曹丕典論有孔融無曹植。今依陳志。曹操曹丕當在後魏氏三祖中論之)。

(一)曹植字子建，丕之弟，曹操少子，相傳十歲即善屬文。操視其文曰：「汝情人耶？」植跪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銅雀台成，操命諸子登台面試，植援筆立就，時人

大服，世說並記其有七步成章的捷才。他爲人不治威儀，任性飲酒，又爲曹丕所忌，後鬱鬱不得志而死，年只四十一。死時正在被封爲陳王時，又諡「思」，故世人多稱之爲陳思王。關於這一位大詩人的傳略，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他在政治方面的失意，成了他努力文學的策動力。厨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一點也不錯的。他的第一件不幸：是幼年熱戀甄逸女，因爲年歲懸殊，甄女嫁於袁紹子熙，後操破袁紹軍，甄女歸於曹丕，植心不平，於是兄弟之間發生了初步的齟齬。第二件不幸：是操愛植才，欲立爲太子，但是擁護曹丕的人，多操部下的政客及武人；而擁護植的人，多一時文學名士。曹操是個政治家，於愛才之外，還要注意他們辦事才能的如何。結果兩黨的人，就爲他們出主意以爭勝。如操出征，丕作賦不及植，吳質教丕流涕以表依戀之誠；又如操令丕植各出一門，陰令門人阻止，楊修便替植出計以勝丕。文人與政客對頭，勝利永是屬於後者的，結果太子之位屬丕，曹植便永無出頭之日了。所以屢次改封，不使他在一處立下根基，丕死明帝卽位，植雖屢次請求少試其才，終不獲用而死。

講到曹植的詩，前人推崇備至，今列舉重要評語數則，以作參考。陳壽說：「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劉勰說：「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鍾嶸說：「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辭采華茂，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沈德潛說：「子建五色相宣，八言朗暢。」謝靈運並譽子建爲八斗之才，其推崇可謂達於極致了。今舉子建詩及樂府各一首，以觀其

詩藝如何吧。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尙何依？」（七哀詩）

「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桑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裙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如蘭。行途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屋，中夜起長嘆！」（美女篇）

看了以上兩詩，七哀詩前人解釋說：「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謂之七哀。今日讀了之後，真使人有無限哀痛之感湧上心來，情感既然逼真，修詞又美妙，無怪歷來批評家都對他贊嘆不止了。樂府美女篇，在修辭及用字方面是最好的，無怪後人稱他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了。他的野田黃雀行，是說他愛自由解放的心理，與雜詩同是爲千古人所同聲贊美的好詩，茲不多贅。

（二）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爲人貌寢體弱，容狀短小，蔡邕很推重他，他的壽命與曹植相埒

。鍾嶸詩品列爲上品，「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也是篤論。他的賦以登樓最著，詩以七哀及雜詩最著名，今舉七哀一首如下：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這詩把當時社會的悽愴荒涼的光景，完全刻畫出來，沈歸愚譽之爲杜工部三別之祖，實不爲過。

(二)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鍾嶸稱其：「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王以下，楨稱獨步。」他的詩以公讌詩爲最好，今列舉於下：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萬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萼萼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寫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四) 其他如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長於辯理文，賦以橘賦圓扇爲著，詩以情詩較佳。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初依袁紹，曾作爲袁紹檄豫州，辱及操之先祖，紹敗歸操，以才獲免，所作詩以飲馬長城窘及遊覽詩最著。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受學於蔡邕，後歸曹操，所作詩在七人中最下。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五言詩亦簡潔新穎。孔融字文舉魯國人，雜詩尙可稱。



關於七子的批評，鍾嶸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曹丕典論則謂：「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瑀琳之章表書記，今之儻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前者就詩而言，後者就文而言，大體說見解還不錯的。

### 魏氏三祖

建安時代文學的勃興，曹氏父子提倡之功是不可泯滅的。至於曹氏父子，除去曹植在政治方面不得志，而終生致力於文學外，其他如曹操曹丕曹叡，也都是能文之士。「三祖」二字，是文學史上的習語，沈約在謝靈運傳論上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注說：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也。樂府詩集引王僧虔語：「魏氏三祖，風流可懷。」陳王曹植的詩，已見於建安七子中，今略述三祖的文學作品。

(一)武帝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本姓夏侯，父嵩爲曹騰養子，遂姓曹。他不但是一大政治家，也是文學上的一位怪傑。他所作樂府詩，蒼涼雄勁，含着一團豪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韉。所作四言樂府詩，如短歌行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及步出東西門行之：「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言詩在詩經以後，已少佳作，曹操的四言詩是漢代四言詩中不可多觀的。尤其「老驥」等句，把曹氏個人的胸襟，完全展示在紙上，我們就此也可以窺見他的爲人如何了。此外還有苦寒行更著名。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何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他在詩中充分表現出風調的悲壯，氣勢的雄厚，視其詩如見其人，我們不能不對之致敬了。前人批評他的詩說：「沈雄俊爽，時露霸氣。」又說：「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的是定評。

(二)文帝曹丕字子桓，操之長子，八歲能屬文。他是政治方面的大野心家，先時奪了兄弟曹植的寵，後來終於奪了漢朝的天下。他的詩以雜詩，樂府以燕歌行最著名，今錄其燕歌行一首如下：

「秋風蕭索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若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瑩瑩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前人對於他的詩批評說：「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又說：「優柔和美，讀之齒有餘芬。昔人謂其質如美媛，信然」。這位政治家，却實在具有一副文人的心腸。

(三)明帝曹叡字元仲，丕之子（甄后所生）所作四言詩勝於乃父，五言詩則欠高明，種瓜篇是擬冉再孤生竹的，見稱於世。最著者如長歌行，先敘中夜聞鳥獸啼，起而不寐，又見星月及孤燕，引起詩

人的感懷。結句說：「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他由母親的遺傳，生有傷感病，身爲帝王，却具有詩人多愁善感的稟性，其作風也與乃父一樣，遠不及乃祖的雄壯渾厚了。總之曹氏一門，操丕植敵（相傳甄后也有塘上行），不但在政治方面，有不朽的勳業，在文學上也建立不朽的令名，所謂一門風雅，真當之而無愧了。

#### 附論蜀吳詩人及作家

曹魏時代，在政治上，吳蜀雖成對峙之局，然就文學而論，就決不能與曹魏相抗衡了。今舉其代表數家，以備參攷，先說蜀漢二家。

諸葛亮字孔明山東瑯琊人，後移家河南之南陽，劉備往隆中三聘之始出。他是一位大政治家，輔佐着劉備創成蜀漢的疆業。但他的文學天才也很好，前後出師表是千古稱誦的妙文，相傳未出時，也有梁父吟的吟詠。（疑是僞託）

秦宓字子勅，涿郡人，長於才辯，孔明甚器重他，所作遠遊一詩最佳。

吳是六朝文體的發祥地，三國時雖有許多舌辯縱橫之士，但那時天下文士，聚於鄴下，吳之可謂爲作家的，實太寥寥。勉強舉例，只可拿吳中三士：張純、張儼、朱異作代表（三人皆吳郡人）。三人中尤以張純賦性爲最佳，仍是四言體，文字典雅，與後來六朝雕琢的四言詩，風味大體相同。但東南多佳士，也是文人最好的領域，三國以後，文壇的趨勢：就由北方移到東南來了。

## 第七章附錄 兩漢辭賦及散文運動

兩漢文學以樂府詩歌爲主潮，由先秦到兩漢的辭賦及散文，因爲時代及政治的影響，較之先秦更爲發達。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頒布「書同文」，「文同字」的命令，於是文字政策的統一完成了。因爲「文」「語」分離，文字漸變爲典雅的古文，爲貴族階級所習用，變成貴族化的古典文學了。但是民間仍然盛行着任意歌唱的抒情文學，舊所謂正統文學，不過政府造就的古典文學家，在那裡支撐門面而已。又因爲漢代定儒家爲一尊，豢養着一般文士，想達到拿文學作政治改良工具的目的。那時天下統一，於是文人就競作歌功頌德的文章，賦是一種最好的體裁，所以有人論漢代貴族文學，稱爲是「賦的時代」，並非無因的。先秦的詩經是多半來自民間，而騷賦是文人的作品，漢代政府豢養的文人，爲點綴昇平計，就多致力於「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賦體。因漢代能文的君王如劉徹，多喜歡辭賦，於是文人就以獻賦作求取功名的工具。又緣於文人的惰性，專事摹仿，於是賦就特別發達起來。當時賦家，並非忠實於文學，不過是想「以文干祿」而已。因之漢賦在量上雖然特別發達，論其實質，價值却是很低的。

漢代第一個大賦家是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他流傳於世的故事，是用琴挑打動卓王孫的寡女，文君乘夜私奔了他去，是被後人所詭稱的。他的上林賦子虛賦很有名，是寫田獵的事，大人

賦是寫神仙的事，都是堆砌些辭藻，專爲迎合君王心理的。相傳長門賦是受武帝的陳皇后賄買而作，感動了武帝重拾舊歡。總之這位漢代的大賦家，依我看正如後世幕府清客，及幫閒篋片之流，充其量也不過賣弄一點文學的小聰明而已。

枚乘字叔，淮陰人，最有名的七發，後世摹擬的很多。他的兒子枚臯也很能文。

賈誼洛陽人，是漢代一個大論作家，他的治安策過秦論最有名。可惜他享年不永，他的賦以鵩鳥賦、弔屈原賦最著名。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是漢代一個摹擬大家，他仿易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仿倉頡作訓纂，仿答客難作解嘲，他作賦仿屈原與司馬相如，嘗依離騷作反離騷廣騷畔牢騷，他在承明庭奏的甘泉羽獵長楊等賦，與司馬相如的賦，風味相同。他個人不但力主摹仿，同時也開了後代摹擬的風氣。

漢代文史不分，散文家最好的，反倒是幾個大歷史家，史記漢書的作者是不可不知的。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爲太史令，後因爲李陵辯護，下腐刑，殫其畢生的精力，完成史記的名著，可說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歷史。以前的歷史是蕪雜的，史記是第一部完美的史書，後來對文學及史學的影響都很大。他的文字簡樸，而述敘活躍，實在是可當作很好的散文來看的。

黃仲舒公孫弘的策論，在文學上全不足稱。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所作漢書，是第一部摹擬史記的著作。不過史記是通史，而漢書則爲斷

代史。叙武帝前事，多鈔史記原文，差異甚少，後半多續其父彪所作國史，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妹昭所補成。他作的兩都賦也很著名。

劉向字子政是漢代一個大編輯家。相傳說苑新序列女傳列仙傳（僞）都是由劉向編作的。不過劉氏父子（向子歆字子駿）是專會造假古董的，前人的書，經他們父子偽造的很多，連他們個人的作品，到如今發生問題的也不少。此外大編輯家還有王逸。

韓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所作韓詩外傳內傳（內傳今佚，韓詩外傳今存）都很出名，文辭簡婉而美，更保存許多很好的故事，是研究詩經的人不可不看的。

王褒字子淵，賦不足稱，儻約一文最著名，也是地道的白話文學。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是漢代有數的思想家，所作論衡尤有名。

東方朔字曼倩，厭次人，以滑稽著稱，所作賦乃其未技。

漢代辭賦及散文，說起來是很發達的，作家也格外多，不過就文學價值論是很小的，所以只舉以上較著名的幾家，其他的就用不到開詳細流水賬了。（因爲嚴忌及子助，鄒陽朱買臣終軍馮衍杜篤崔駰蔡邕張衡之流，多是皇家清客，御用文人，是以辭賦文章討取富貴功名的，這種沒有性靈的辭賦作品，是全沒價值的，所以也就不論了。）

此外還有後人假託爲漢人所作的小說，也值得附論一下。

小說據漢書藝文志錄小說十五家，但書籍佚亡，無從考釋。今日所見漢人小說，雖有數種，但皆係魏晉六朝方士文人所偽作。偽神異記說東方朔作，體例仿山海經，偽十洲記亦云東方朔作。漢武帝故事，及漢武帝內傳，皆稱班固作。前者唐朝人已考証出是王儉作，後者加雜釋家者言，可斷爲後人偽作。總之凡關於怪誕的，都假託東方朔，歷史的都假託班固。

漢武洞冥記題後漢郭憲作，言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的事跡。西京雜記原題爲劉歆作，唐人則云爲葛洪作，以後說爲是。飛燕外傳題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恐係唐宋人偽作。雜事秘辛記後漢選閔梁冀妹及冊立事，不知誰作，沈德符則以爲楊慎遊戲之作。

##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

漢代文學，既以平民樂府爲主潮，那末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樂府民歌如何呢？魏晉是五言詩的成立期，南北朝是美文的全盛期。講到這期的真正文學，不是駢偶的辭賦，與文人講聲律的詩，乃是隨便謳歌的民間歌曲。魏晉南北朝的文人作品雖多，近代的人已然對他輕視，站在白話文學的立場上說，幾乎完全否認魏晉六朝的文學價值。然而這個時代的民歌，却較之兩漢更爲發展。普通按正統文學的眼光來看，北朝的文學，不能與南朝相比。在民間詩歌方面，北朝却有超出南朝的地方。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時代的民歌，發現許多驚人的收穫。

南朝的民歌

大子夜歌說：「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講南朝民歌，當先從這裡說起。

子夜歌 宋書上說：「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子夜歌種類很多，今舉証如下：

子夜歌

宿昔不梳頭，絲髮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朝思出前門，莫思還後渚；語嘆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攬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綠攬追題錦，雙裙今復開；已許腰下帶，誰共解羅衣？

子夜四時歌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春歌）

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夏歌）

清露凝如玉，涼風中夜發；情人不還臥，冶遊步明月。（秋歌）

朔風飄霰雨，綠池蓮水結；願歡攘皓腕，共弄初落雪。（冬歌）

這些秀美的歌辭，深摯的情感，那是貴族文人寫得出呢？大子夜歌說：「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



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由心。」聲勢出由心一語，算是道出歌謠的真正價值了。至於其中的故事，儘可不必拘泥，只注意它本身的價值好了。

**團扇郎** 古今樂錄說：「團扇郎者，晉中書令王珣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甚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互流連，是郎眼所見。』珣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曰：『白團扇，顛顛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我們先看了這段有趣的故事，然後舉其二首原文以爲例：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

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桃葉歌** 玉台新詠作情人歌：古今樂錄說：「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相傳如今的桃葉渡卽子敬接桃葉處，可証此詩所云，或實有其事了。

**懊儂曲** 古今樂錄說：「懊儂曲者，晉石崇綠珠所作：惟「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後皆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今舉綠珠一曲，及其他歌謠一首如下：

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綠珠曲）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床去，儂病不能言！

**碧玉歌** 此歌作者有二說：一說宋汝南王妾碧玉作；一說碧玉歌又名千金意，晉孫綽所作。我們不管是誰作，總之是很好的戀情歌。今舉其二首：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報，迴身就郎抱。

**華山畿** 古今樂錄說：「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因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己。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如今華山畿的故事，是被人艷稱爲殉情者公葬的地名了。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慙慙祇爲汝！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假淚如許。

青溪小姑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廡，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侍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四五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日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石盤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冷冷，似楚曲。又命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連宴寢，將且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琉璃七。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所見青溪神女也。」異苑說：「青溪小姑，蔣侯（廣陵蔣子文）第三妹也。」歌辭是：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莫愁樂 唐書樂志說：「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因有此歌。」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估客樂 古今樂錄說：「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

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猶行於世。寶月又上兩曲。帝數乘龍舟遊石城，江中放歡，以紅

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縲，鍤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列開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猶在。」南朝韻事，可以想見。今錄寶月曲：

郎作千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楊叛兒 唐書樂志說：「楊叛兒（一作伴兒）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少時隨巫入內，及長，爲何后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伴兒。」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漿，顛倒逐流去。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裡；芙蓉繞床生，眠臥抱蓮子。

大抵南朝民歌，多寫兒女私情，同時更附會一段有趣的故事。柔媚是其特長，魄力則嫌不足，不如北朝民歌的爽直高亢。這也是南朝之以淫靡亡國，而北朝新民族取而代之的原因了。

### 北朝的民歌

南北文學不但詩賦風味不同，就是民歌方面也是不同。折楊柳歌說：

遙望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那末倒底虜家兒的民歌，是什麼風味呢？以下先舉寫男性的作品爲例。

#### 企喻歌辭

古今樂錄說共四曲，今錄其二，看看北朝男兒尙武的精神吧。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鷓子經天飛，群雀向兩波。。

男兒可憐虫，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耶耶王歌辭

古今樂錄說共八曲，今錄其二。北朝重武勝於女色之情，可以想見了。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隴頭歌辭 共三曲今錄於下：北朝人民寫痛苦生活，悲壯而不愁苦的民族性，可以代表出來。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捲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舉了以上男性的民歌，「食色性也」，兒女私情，聖人尙不能免，到底北朝如何呢？由以下所舉的詩裡，看出北方女人的性格來。

捉搦歌 四曲錄二。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袂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折楊柳歌辭 共五曲，今錄二曲。

上馬不提鞭，反折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邊。

折楊柳枝歌 共四曲，首句只「蹀坐」二字，改爲「下馬」，此外三曲爲：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北方女性的樸實爽快，原非南朝兒女之情可比的。

以下再舉幾首作者及時代可考的歌曲。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首名歌，是北齊高歡，攻宇文泰，兵士死去十之四五，歡憂悶成病。宇文泰下令說：「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張，元凶自斃。」高歡知道了，祇好扶病起坐，召集部下，叫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歡自和之，以安人心。在這首詩裡，可以看出當時鮮卑人民的生活來。

楊白花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關關，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裡。」

這是北魏胡太后，愛上了楊華，逼迫他作了她的情人，楊華怕禍，逃歸南朝。太后想念他，作了這首歌，使宮人們連臂躡足同唱的。

李波小妹歌 魏書說是廣平人記李氏之強盛的，由此看出北方女子的好勇來。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何逢？」

送別詩 東虛記說楊帝巡行，望其來歸，有五子作歌之意，未可置信，實乃最好的別詩。

「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非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這時的民間最大傑作木蘭辭，是人所共知的。這個故事，始而在民間流傳，後來有不少經文人刪改的，由時間地點推之，是產生在南北朝及隋時，到唐朝仍然經過文人的修改，是可斷言的。近代人對此問題，頗多考証，至早產生在南北朝時代，至晚也是隋唐的產物，是較為可信的。

### 魏晉樂府

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有很明顯的分別。建安時代，承繼兩漢民歌，文人競相習作，由民歌漸變為文人的樂府。當時大家如曹植等，都是作樂府的能手，可謂之為全盛時期。建安以下，以迄魏晉，是摹仿時期，這時的樂府，仍然沿襲建安的作風，殊少創作。由魏氏三祖，及當代文人所作的樂府去考察，可作證明的。當時樂府的形式特點有四：（一）篇幅較長。前代樂府，少有出乎二百字以上的，魏晉樂府則篇幅較長。（二）五言盛行。前代樂府多長短句，到魏晉時代，五言的形式完成了。（三）恢復四言體。東漢樂府多五言或長短句，殊少四言，自魏武帝首作四言體，曹丕曹植曹叡亦多四言體作品，這是與東漢完全不同的。後來晉及南朝也多仿效。（四）創七言體。兩漢樂府，少純粹七言的，到魏文帝始有完整的七言樂府，後來七言體也漸次成立了。

。至於就內容方面講呢，魏代作品，多含頹廢的人生觀；晉代則多綺麗淫靡之音了。

### 南北朝樂府

南北朝的樂府，又與魏晉有點不同了。魏晉時代，是由民間文學，變爲文人化的樂府。到了南北朝時代就不同了，一方面平民製造的樂府很盛行，

於是提倡文學的君王，與當時文士，不自覺的就摹擬起來。關於南北民族的民歌，前已論列，今再就文人摹仿的樂府方面，加以補充。

烏夜啼 南朝的烏夜啼，原文是：「可憐烏白鳥，強言天欲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梁簡

文帝劉孝綽庾信皆有擬作。今舉梁簡文帝所作以爲例：

「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裡對金鋪。鳴弦撥振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枕下流，託道單棲城上烏。」

江南弄 是梁武帝改西曲而製的，沈約亦制四曲，今各舉一首以爲例：

「江南稚女珠腕細，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梁武帝）

「楊柳垂地燕差池，緘情忍思落容儀，弦傷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見，動羅裙，拂珠殿

。」（沈約）

北朝文人，摹仿作樂府的也不少，今舉數人以作參攷。



溫子昇字鵬舉，先爲太原人，後避難家於濟陰，如所作詠花蝶卽頗佳。

「素蝶白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紛紛共襲手，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今舉其永世樂一首以爲例。

「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頻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汗不濡。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

裴讓之字士禮，河東人。今舉其有所思一首以爲例：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徙倚獨披衣。悽悽曉風急，曖曖月光微，室空常達旦，所思終不歸。」

以上多北魏人作，北周時的王褒庾信，不但詩歌最好，所仿作的樂府亦極有名，他們的作品，在下章舉例好了。

### 陳隋樂府的新聲

陳後主隋煬帝，都是亡國的君王，但他們對於樂府，都愛創造新聲，今舉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以爲例。

南史說：「後主張貴妃名麗華，與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竝有寵。又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遊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千數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花照後庭。」這首玉樹後庭花新辭，漸開後來律體的先聲。

隋煬帝提倡新聲，雖不及後主之妙解言律，然所製新辭，如春江花月夜，汎龍舟均佳。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出，潮水帶星來。」

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輝。漢水逢遊女，湘江值兩妃。」（春江花月夜）

「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謳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汎龍舟）

有了陳隋兩個君王的提倡，於是天下靡然從風，群趨於綺麗香艷之途。後來唐代的新樂府，始終也再翻不出新調來，結果到了中唐，就結束了樂府的生命。而唐代的律詩，却實受這種影響。這兩人對於文學的貢獻，較政治大得多了。

### 南北樂府的分別

南北因為民族不同，對於樂府的「形式」「風格」「對象」也不同，今分論之如下：

就形式言：南朝多雜言，篇幅亦長，因長短錯縱，宜于歌幽情曼調；北朝則時見四言，篇幅亦短，宜於叱咤嗚咽之音。

就風格言，南朝多柔婉，且多雙關字句，如絲（思），芙蓉（夫容），蓮（憐），梧子（吾子），藕（偶）

，碑（悲），蹄（暗）等是；北朝多直率，即談兒女子私情，也多是赤裸裸的表現。

就歌詠對象言：南朝多單調的情歌，北朝則戀歌之外，復多詠邊塞及英雄的作品。

總之古代樂府，自周秦以至魏晉，無大變化。東晉偏安，胡漢雜處，南人探北方民族的高亢直爽，而南方的王庾歸北，北人又探南人柔婉的作風。這一時代是混血時代，直到唐代，才是南北兩民族的文學正式產兒呢！

## 第九章 魏晉文學

魏晉時代，戰亂不絕，詩人受環境的刺激，覺到人生的消極，往往流於浪漫，頹廢，怪誕，厭世之途。這時儒家思想崩潰了，斥六經爲糟粕，因之佛教思想，及老莊學說，盛行起來。文人的作品，也多加雜這種思想。建安時代，寫社會流離困苦的作品少了，而遊仙，詠懷，招隱，山水田園詩，反而多起來。這時代的作品，完全是表現個人主義，少注重到社會問題。看看魏代文人，如阮籍說：君子之處域內，不異蝨之處禪中。阮咸於端陽，取犢鼻禪懸之庭中。王戎在母喪中，飲酒食肉。何晏傳粉，故爲放誕之行。文人的玩世不恭，蔑視禮法，可見一斑了。

過去是以文學爲政治改良的工具，到魏晉時代，才是文學自覺的抬頭時期。魏末晉初的文人，多放浪不羈，抱着玩世的主義。到兩晉時代，文人也充分發展個人主義，作品多以自然爲對象。陶派的

田園詩，遠勝於太康詩人，成了一代的文學主潮，下與南北朝「文學至上主義」相接，這是研究文學史時，不可不知的。

### 魏正始詩人

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當時「竹林七賢」：譙國嵇康，陳留阮籍及阮咸，河內山濤向秀，沛國劉伶，瑯琊王戎。他們嘗作竹林之遊，因之號爲竹林七賢。他們的思想及作風，與建安七子，完全不同，又因爲他們是魏晉之交的人物，所以把他們分在此地來講了。

嵇康字叔夜，譙國涇人，好黃老學，與服食養性之事，生性放浪不羈，所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可見出他討厭作官的本性。他是一個放浪的詩人，處在魏晉之交的亂世，是容易招禍的。他曾與向秀鍛於大樹之下，潁川鍾會往造，康不爲禮，而鍛不輟；會敗興而返。康乃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答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在當時政治方面，是很活動的，後來就因此私怨，譖於司馬昭，要除之以淳風俗，康遂遇害。當時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終未見許。他在東市臨刑時，顧視日影而彈琴，除「廣陵散」（康善彈琴，廣陵散卽其絕構）於今絕矣」的嘆息外，更無別話。

康的四言詩很好，摹仿詩經而有青出於藍之處，可說是魏晉文壇上，結束四言詩的人物，同時開闢了晉代四言詩的先聲。他是服食求仙的人，所作遊仙詩，算是他的代表作，今舉例如下：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

，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銅。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觀其蹤？」

在他的集子裡，有二郭（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名侃）兄喜（字公穆）的贈答詩，也都是值得一讀的佳作。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之子。他也是一個放浪的詩人，不過嵇康生性悍直，遇事硬闖；阮籍胸懷豁達，處世滑稽。如司馬昭爲子炎求婚於籍女，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問疑難之事，欲因其可否而置於罪，籍惟醉酒不置答。可知阮籍看到曹氏天下大權，漸次落到司馬氏之手，他忠於故國的心曲不得發洩，又碍於環境不敢多言，於是借醉酒以求明哲保身，明瞭了他的個性，才可以研究他的作品。今舉詠懷詩二首爲例：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葢，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可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關於阮詩的批評，鍾嶸謂：「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沈歸愚及王元美，也都很推重他的詠懷詩，嚴羽滄浪詩話說：「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

古，有建安風骨」。就詩而論，阮詩或有高出陳王之上呢。此外阮籍四言詩也很好，散文以大人先生傳，是他的代表作。後來陶潛詩是學阮的，唐代詩人學阮的也不少。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他也是縱情詩酒的放浪詩人。他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又其妻勸其斷酒，劉伶要先祝鬼神而後自誓。妻爲具酒肉，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伶乃飲酒食肉，頹然復醉。他的放浪的形迹，是與嵇阮相同的。平生著作甚少，惟酒德頌一文，及北芒客舍詩一首而已。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最好的詩，世間的文字那裡寫得出呢？所以他索性就不肯寫作了。

七賢中其他四人，因無作品傳世，就不論了。在這個時期，還有穎川繁欽字休伯有定情詩，蘭陵繆襲字熙伯，有挽歌。應瑒之弟璩字休璉，有百一詩，南陽何晏字平叔，有擬古詩，左延年有秦女休行，也是一時有名之作。

### 兩晉詩壇

由兩漢沈雄渾厚的作風，演變到六朝綺麗的文學，當中過渡的時期，是兩晉文學。晉司馬氏篡魏之後，當時北方，仍是文士薈萃的地方，大臣如張華等，不但能文，而且好結交文士，吳士陸機陸雲入洛，他竟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拿用武力爭來的江山，還不如得二文人，其尊重文人可知。當時西晉文人，如太康時的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雖然鍾嶸說他們有：「勃爾復興，踵武前王」之功，可是八人中，只有張協陸機潘岳左思詩文較好，其他就等於

濫竽了。今畧述其傳畧及著作如下：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文較詩爲佳，以招隱詩尙差強人意。

張協字景陽，載之弟。少有備名，與兄齊名。鍾嶸列爲上品，謂其源出於王粲，未免有點過獎，不過他所作詠史及雜詩，確在張氏昆仲中，是傑出之作。

張亢字季陽，協之弟。才遠不及二兄，作品無存，可考之僅存律曆贊，亦不佳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名將陸遜之孫，陸抗之子。世出名門，少領父兵，吳亡不仕，閉戶讀書十年，於太康十年，與弟雲入洛，時年二十九，後被讒爲成都王穎所殺。鄭賓于謂其：「年二十時，吳亡入洛。」不知吳亡時，機年二十，在家讀書十年，於太康末（十年）才入的洛都。關於他的死年，鄭氏說機年四十三是對了，西歷三〇四却錯了，因爲那樣就是四十四歲了。劉麟生謂機年四十二，就使陸機壽短了一年。（余有陸士衡評傳及年譜可參攷）關於陸詩的批評，向來毀譽參半，不過贊成陸詩的，也正是攻擊陸詩之點。他的文賦，對於文學批評的見解很好（說見下文），他的詩尙規矩，過於雕琢，對於造成六朝文學作風，陸機的影響不小。劉勰說他「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批評甚當。他的四言詩是繼承詩經的國風，五言擬古詩，能脫掉摹擬的痕跡，也是一位摹擬能手，今舉其擬明月何皎皎一首以爲例：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

，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這簡直可當創作來看了。他的演連珠，開後來排偶之風。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但文不及其兄，四言五言詩，佳處可與乃兄相埒。二陸詩文，實勝於三張，臧榮緒晉書所謂：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的話，的確不錯。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姿容甚美，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載而歸。張載其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返。岳恃才傲世，終以得罪孫秀，被誣與石崇等爲亂見害。潘岳詩賦均佳，其詩爛若舒錦，鍾嶸謂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賦以閑居賦秋興賦爲佳，詩以悼亡詩及顧內詩爲佳，陸文以博大見長，潘文則富於情感，在八人中是與陸機齊名的。

潘尼字正叔，岳之從子。少有清才，不務功業，以著述爲事。其詩遠不及岳，太近做作，鍾嶸賞識其迎大駕一詩，實則不及送盧景宣詩意情高遠。

左思字太冲，齊臨淄人，與妹芬，皆擅文才。思貌寢口訥，不愛交遊。作三都賦，十年乃成，洛陽爲之紙貴。實在說左思文長於詩，其詩以詠史最著，與阮籍詠懷風味同。其嬌女詩招隱詩，則自然而工巧。沈歸愚批評他：「爲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嚴羽批評說：「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這話也不盡然，除陶詩外，阮陸左則在伯仲之間了。  
在西晉詩壇，可與陸潘左相頡頏的，還有張華傅玄等人。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爲人修謹合度，器宇軒昂，當時詔誥憲章，多出華手。因廢買后事，忤趙王倫意被害。華仕途順遂，其文典雅堂皇，臺閣氣甚盛。其五言詩如情詩之：『清風動帷簾，晨日燭幽房。佳人處遐遠，闔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撫枕獨吟嘆，綿綿心內傷。』鍾嶸列之爲中品說：『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還是劉勰的：『張華短篇，奕奕清揚』，算是見解確當。張華文學造詣如何，姑且不論，他的獎勵文士之功是不可泯的。

傅玄字休奕，范陽人。與子咸（字長虞）俱有文名。咸詩有近碑銘，似文而非詩，玄詩摹古的部分，遠不如抒情的爲佳。如所作樂府短歌行及五言雜詩，不失爲天性流露的好詩。

總之西晉詩，上焉者不出排偶，卽屬空靈矯健；下焉者則出於摹擬，這是與漢魏詩歌相異之點。到了東晉，偏安江左，詩人的作風，不入綺麗之途，以清剛之筆，寫亂離之情，稍挽頽風的，有東晉詩傑劉琨郭璞，與晉末宋初的大詩人陶潛。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爲人雄豪，與祖逖爲友，有澄清中原之志。後隨元帝渡江，爲段匹磾所害。沈德潛謂其：英雄末路，萬緒悲涼，故隨其詩筆，傾吐哀音。看了他贈盧湛詩的結句：『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吾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軌。何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悲涼酸楚，慷慨孤憤之狀可掬了。與他作品相近的尙有盧湛。

盧湛字子諒，范陽涿人。嘗爲劉琨主簿，琨被誅，投石季龍，冉閔誅石氏時同被害。他的四言詩

與劉琨風味同，五言詩剛勁及鍛鍊不及琨，而散逸之致則過於琨。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訥於言而博於學，尤長於陰陽卜筮之術，所作詞賦爲中興之冠，詩以遊仙最著。如句中有：『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蟬蜩輩，寧知龜鶴年！』他的遊仙詩，是詠懷詩的變相，但獨創的風格，遠非前人遊仙詩所可比擬。

以上把兩晉的著名詩家，略略提過。自建安以至魏晉，五言詩可謂發達到極點。晉代詩人，並沒有多少超過乎前人處。劉師培論晉人詩派說：『晉代之詩，如張華張載之屬，均與士衡體近。然左思劉琨郭璞所作，渾雄壯麗，出於嗣宗。東晉之詩，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自淵明繼起，乃合嵇阮之長。』王漁洋稱左太冲，劉琨，郭璞，爲晉代三詩傑，實際說魏晉詩壇的傑出人物，還是晉末的陶淵明，他是結束兩晉，而駕出乎建安曹魏以上的人物，在魏晉六朝時代，無論詩歌散文，淵明都有獨到的成就。

陶淵明名潛，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陶侃的曾孫。他的歷史是人所熟知，五柳先生傳及歸去來辭，不好作官，而愛田園生活的旨趣，在兩文裡完全看得出。後來宋受晉禪，他以晉世宰輔之後，不肯屈身異朝，終身隱逸不仕，世號靖節先生。

他的生活就是一首詩，詩歌不過是他生活的寫照而已。關於陶詩的批評，昭明太子的陶詩集序說：『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這是第一位賞識陶詩的人。

鍾嶸列陶詩爲中品，謂其源出應璩。近人胡小石，根據太平御覽，說鍾嶸本意想列爲上品的，因與當時文學潮流不合，始列中品。胡適之說陶作責子挽歌，與應璩的白話諧詩相近。鍾嶸評語，或由此出發。他對詩壇的影響，可分三點來論：

(一) 田園詩的創始者：詩品說：「至如權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真爲田家語耶？古人隱逸詩人之宗也！」隱逸詩與田園詩，背景相同，陶詩歸園田居等詩，非深知農事，深愛田園者不能道。田園詩，陶以前無人，而後代田園詩人多學陶，但無出其右者。

(二) 真情的流露：淵明的性情，也是他作詩的背景。淵明品格高潔，有人誤會到他處世的態度，是消極的，其實不然。如擬古詩的：「少時壯且嚴，撫劍獨行遊。」詠荆軻詩的：「其人雖已滅，千載有餘情。」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積極精神來。這位大詩人，亡國之餘，忠貞自矢，鑑於時不可爲，歸隱田園。在詩中，還不時流露出關懷故國的熱烈情感來。

(三) 詩境的沖淡：在魏晉六朝競尙華瞻的詩壇，淵明純任自然，不用典故，而意境深遠，遣詞清新。嚴羽評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詩，質而自然。胡應麟說陶詩：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爲宗。沈歸愚說陶詩：清遠開放，是其本色。固然陶詩風格，是清逸淡雅的，但沖淡之中，仍有其豐腴豪邁處。蘇軾說：「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朱子說：「人皆說淵明平淡，據某看來，他自豪放，但放得不覺耳。」若二公者，方爲懂得陶詩的真正價值呢。

(四)對後世的影響：陶之詩文，無一篇不佳，由唐到宋的大詩人，多有擬陶之作。而最神似的：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清閒，儲太祝得其真樸，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語》)總之唐宋詩人，沒有一個不受他的影響的。

## 第十章 南北朝文學

### 緒論

南北朝詩歌的特色，是藝術至上主義的作品，不與現實社會發生關係。又因為社會變亂頻仍，時萌極端的厭世思想。對過去文章致用的學說，與後來文以載道的學說，截然不同，這一期可完全稱之為美文時代。依照現時文學眼光來看，當然對於這些頹靡浮艷的文章，加以卑視。但文學以美為依歸，這時期的作品，雖說堆砌得有點過火；然而他上承建安，下啓唐代，在文學的思潮中，也是一個主流，不容完全抹殺的。

南北朝與六朝名詞不同，有時含混，應該分清。六朝是指吳東晉宋齊梁陳而言，當中並沒有北朝。這一個時期的詩歌，因為南朝盛過北朝，所以普通以六朝文學作代表。其實北朝的詩，風韻格律，迥與南朝不同；當時民歌，尤以北朝為發達，而且一掃南朝輕靡之風，在文學的敘述上，是不可不特別注意的。

至於論到文人的詩歌，由宋到齊，注重藻飾，由齊以至梁陳，注重艷麗。到了陳末隋初，新體詩

興起，體例的新穎，和格調的翻新，爲唐代律詩及新樂府，開了一條新路，唐代文學，受其影響最深，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中國文學，自從魏晉以來，到南北朝時代，向多方面發展，如文學批評，及散文小說的創造，都有超過前人處。不過就詩而論，因爲充分發展藝術至上主義，不免趨向華瞻，過於雕琢，按現時文學眼光來看，是令人卑視的。但是經過南北朝的演變與翻新，到唐代能造成燦爛的詩壇。潛在力都是南北朝的演變與翻新造成成功的。南北朝詩歌的特色，有下列數種：

(一) 繼承前代文學思潮與形式，而更加進步。

(二) 用自己的情意去創造，表現個人生活，及時代社會的精神。

(三) 聲律之說興起，於是文學在藝術，及音律方面，特別講求，造成純粹美文的文學。

以上是就南朝的文學而論。在北朝的文學，雖有理勝於詞的流弊，但是富有創作精神的也不少，我們應當打破向來只注重南朝，而忽略北朝的因襲觀念。現在依次敘述如下：

## 南朝

劉宋時代的大詩人，除上述陶淵明外，尚有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諸家。

謝靈運陳留夏人，小字客兒，晉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性好山水，肆意遨遊，所至輒爲題詠，多寫水光山色，開後來山水詩派。爲臨川內史時，被人構陷，因舉兵叛

，敗降，徙廣州，詔賜死。他所作山水詩，一洗前人說理談玄的積習，時人競相傳寫，宋文帝並稱謝之「詩與書」爲二寶，其見重於世可知。謝詩積古代山水詩的大成，有與陶詩相似處，但陶不用典故，純任自然，而謝則過於雕琢，反傷山水詩應當樸素自然的真美了。相傳他的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圓柳變鳴禽」，與「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暉」，起句皆佳，對句不美。靈運如運用匠心獨運的雋才，大可成就很好的山水詩，惜受駢麗對偶之毒，以致把謝詩毀傷了。他的詩如登池上樓，是著名作品，今舉例如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媿雲浮，棲川作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狗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圓柳變鳴禽。所祈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也不過以遁練見長，開後來韓愈及黃山谷詩的派別。

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辭藻麗，與謝靈運齊名，時號顏謝。關於二人的批評，鮑照說：「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詩如鋪錦列繡，雕繪滿眼。」可爲定評。顏才思敏捷，所作誄文，有過於謝處。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以文辭瞻逸，見知於臨川王劉義慶，妹令暉，亦有文名。照詩才氣博大，俊逸奔放，掃前人浮靡之風，忌之者斥其詩爲「險俗」。但照之詩文，是陶潛以後的第一人，美文如蕪

城賦，散文如登大雷岸與妹書，均有高出前人處。他對詩界的影響，如樂府長短句，爲李杜之先聲，不受當時綺靡文風的感染，開創俊逸的詩體，集建安以來七古詩的大成，都是歷來批評家的定論。在當時，他並未享盛名，到唐朝才有人竭力推許他。（如杜詩俊逸鮑參軍句）詩品說他：「才秀人微，取湮當代」，或者是他受埋沒的大原因吧。今舉他的擬行路難如下：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時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文筆矯健，一時實無其匹了。

以上統稱爲元嘉詩人，其他如靈運族弟謝惠連，同族謝莊，及湯惠休等，亦一時能文之士。

齊朝時代很短，齊武帝第二子，竟陵王子良提倡文學，當時最著名的文學家，如蕭衍（梁武帝）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八人，歸附門下，號爲竟陵八友。在八人中，除王融謝朓，比較算是完全屬於齊朝的人，其他的都是梁朝的君臣。當時的永明體，受沈約等聲律說的影響，古體詩漸變而爲近體詩。在音調方面，既失去古體詩雄邁之氣，而近體詩鏗鏘之調又沒完成，這是過渡時期的普通現象。總之南北朝時代，不但詩受聲律的影響，連散文也變爲對偶的駢文了。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先是竟陵王的幕客，後受齊禱。他本身是位文學家，所作新體詩，如江南弄等，能用普通的字句，和諧的音律，來寫深刻的情緒，時四聲八病之說雖盛，他所作詩歌，却完全不

受它的拘束。他的長子蕭統（昭明太子），和三子梁簡文帝蕭綱（字世績），和七子湘東王蕭繹（後卽位爲梁元帝），都是能文之士，所作詩號爲宮體。蕭梁父子的能文，與曹氏父子，是可先後輝映的。他們父子文學的本身價值，雖說不見得出類拔萃，然而提倡之功，是不容泯滅的。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且好辭賦。曾官宣城太守，東昏侯廢立時，爲江祐所陷，下獄死。小謝（靈運爲大謝）的詩，在當時甚負盛名，武帝說：「三日不讀，便覺口臭」。沈約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劉孝綽詩不讓時人，惟服謝朓。至於後人李白，是最佩服他的。在詩中如：「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及「玄暉難再得，灑酒淚填膺」等句。與杜甫的：「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都是對於朓詩加以推崇的。前人批評他：「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及「佳處如青苔葉紅，濯于春雨，秀色天然可愛。」都不是過譽之辭。如李白詩：「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清發二字，是謝詩的最好批評，唐人詩受謝的影響，也多在此處。今舉其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爲例：

瀟瀟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州，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此  
外短詩如：「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的詩，不愧當代大家，受後人的過分敬重，也不是無因的。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仕宋齊梁三朝，詩文並稱於世，當時文人如王筠、張率、何遜、劉孝綽、吳均、劉勰等，均受他的提攜，儼然一代文宗，其詩則不如謝朓。

王融字元長，臨沂人。少有文才，與竟陵王相友善，與謝朓等見重於當世。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貧好學，沈靜寡交，幼年文思渙發，晚歲少減，時人有「江郎才盡」之語。其詩好擬古，但能抒寫其才性，所作賦勝於其文。

何遜字中言，東海邳人，所作詩范雲、沈約都很稱讚，以工麗嚴整見長。

陰鏗字子堅，武威人。與何遜齊名，時號陰何，所作律詩最佳。杜甫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是指李白的律詩，受他的影響而言。

徐摛字士秀，東海剡人。是「宮體詩」的創始者。摛與子陵，庾肩吾與子信，當時宮體所傳，流變朝野，為南北人士所崇尚。而庾信且能變化北周的詩風，這種勢力，直到陳隋，影響詩界的勢力頗大。庾肩吾字子慎，河南新野人。詩以整練見稱，也是「宮體詩」的創始者。

徐陵字孝穆，徐摛之子，詩以艷麗見稱，所編玉台新詠最有名。在當時國家詔令，皆出其手，詩只以餘力為之。因為他捲入政治漩渦，專門作那埋沒性靈的詔策章表的文章，雖說改「宮體」為「徐庾體」，在陳代詩壇上，有相當的地位，但是他的詩，確不及庾信好。世每以徐庾並稱，是就他二人在陳代的詩名而論，待至庾信歸到北周，對於詩的成就，遠非徐陵所可比擬了。

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這位亡國帝王，實在是一位浪漫的文人，他從不以家國爲念，於隋師圍城之下，仍然飲酒賦酒。（這與南唐李後主的情形相仿，但陳後主的詩，不及李後主的詞。）他提倡文學最力，所作樂府玉樹後庭花等均著名。在他的臣下，如江總及孔範等，也都以艷詩稱，但風度則殊嫌卑污。

### 附論隋代

隋煬帝名廣，華陰人。初時對國事急思振作，統一後窮奢極侈，終至亡國。他所作詩歌，有許多獨創體，但都是輕靡之詞，論浮艷有餘，魄力則嫌不足了。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作風與煬帝同，善用新穎的格調，寫詩人複雜的情緒。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陽人。他詩名甚著，煬帝終以妬才而殺之。其著名的詩爲：「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怕斂千金笑，長垂雙玉蹄。盤龍隨鏡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鶻，倦寢憶晨鷄。暗牖懸珠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有隋一代，薛詩是最好的。

其他如李德林虞世基虞世南，亦各以詩稱。但較之前代，既無勝人處，又不及唐詩的佳妙，他們只是由南北朝，過渡到唐朝的中間人物而已。

### 北朝

過去的人，往往瞧不起北朝的詩，其實北朝詩人雖少，然而好作家也不乏人。今試舉名家數人來代表。

北魏温子昇的擣衣：「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月明光；蠓蟪邊塞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北齊邢子才，河間鄆人。與魏收齊名，時號「大邢小魏」。今舉其七夕一首：

「盈盈河水側，朝朝長嘆息；不悵漸衰苦，波流詎可測。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帶，迴鑾已沾軾。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願逐青鳥去，慙因希羽翼。」

北齊魏收的挾琴歌：「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筍下成行。」

北周王褒字子深，琅琊人，祖融父筠，均仕南朝，後褒歸北朝，所作樂府燕歌行最著名：「初春麗景驚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拂地散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關山月，惟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柱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楊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曲，猶勝邊城胡笳聲。胡笳何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相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

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本是南朝的貴族，後聘於北周，留而不遣。以新體詩相號召，對於北朝的影響很大。北朝文學，所以能與南朝相抗衡，如果沒有庾信，就遠不及南朝了。少時作艷詩，與徐陵齊名，但流暢及俊逸處，則勝於徐。北歸後，對於詩的成就，尤有氣勢蓬勃之象。因受北地人民粗

豪性情的感染，又時懷故國之思，他的作風，也由纖巧艷麗，一變而為蒼涼悲壯了。杜甫是最佩服他的。如詩句中：「清新庾開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可以看出杜甫對於庾信的傾倒了。實在說，在南北朝時，他是一個調合南北文學的統一者，同時也是開唐代律詩先聲的人。試舉他一首詠懷詩為例：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強娣，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

這是他個人身世的真情流露，在字句間看出是開唐人律詩的先聲。

## 第十一章 附錄魏晉南北朝小說與文學批評

### 散文及賦

魏晉文學，散文遠不如詩歌成就之大。以後到南北朝時代，「文」與「筆」劃界分疆，造成純粹美文的時代。就藝術方面說，固然是發展到極點，然而雕琢過甚，文學本身的價值，也被斲喪無餘了。

魏代的賦：以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爲代表作。晉代的賦：以張華的鶴鷄賦，何晏的景福殿賦，陸機的文賦，潘岳的閒居賦，郭璞的江賦，左思的三都賦，陶潛的歸去來辭，爲代表作。這時的美文，漸開排偶之風，而題旨方面，多注重小巧的詠物體，像洛神賦那樣的文章，在晉代是很少